

史228·2·補

574, 2

3/7p =

4397
=87

~~史222
1 574
卷二~~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六

宋 李燾撰

哲宗

元祐元年四月戊申三省樞密院言鄧綰近責降滁州
 其宋州臣可別移一監當差遣欲添差監太平州茶鹽
 礬酒稅務候滿更不差人充之詔守太師文彥博特
 許用率臣使相出使到關書判右司諫蘇轍言臣
 竊見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劔槊擊刺
 弓弩力比舊皆倍然自此歲試之於邊亦未見勝敵
 之效蓋士卒習服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戰百勝則自
 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聞凡將下兵皆早晚兩教新募之
 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為苦頃歲西鄙用兵士



自內郡往即戰地皆奮踴而去以免教為喜先時留意軍士每歲遣官按閱錫賚豐厚遷補峻速士心猶且如此臣觀今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竊以為疑也古之名將李牧王翦將用人之死力必椎牛醢酒聽其佚樂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超距踊躍思奮而後用之故所向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使得以其餘力為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宜愈於前日也

從違當考

已酉三省言諸路久旱災傷處已降指揮賑濟外準條常平錢但遇穀貴則量減錢糶不得虧本賤則量添錢

糶昨臣僚上奏淮南米價斗直一百七十況常平米糶在豐年計直錢不多慮官司拘條執以量減市價致民不霑惠欲令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指揮應係災傷人戶闕食處其常平米價錢不虧元本並許出糶仍委州縣嚴加覺察不得糶與興販之人從之 又言三省錄事以下以勞應添料錢者累至十貫止從之 承事郎勾當上清太平宮薛紹彭言臣父向任同知樞密院日因論列京城人戶養馬事謫知隨州緣先臣得罪憂恐遂至亡歿欲乞依故執政官亡歿例贈官議諡詔薛向特贈銀青光祿大夫 禮部言承旨司狀後殿祇因閣門官起居舍人已準朝廷許令上殿侍立其樞密都承旨未奉聖旨今參詳遇有奏覆及傳奏公事即許升殿

如係供職橫行使副兼領卽本班侍立從之 呂大防
言前任成都府日準朝旨與成都府利州兩路轉運司
官同經制買馬藉其協力頗見成效其見任權成都府
路轉運副使章棻乞量加擢任詔改章棻為權成都府
路轉運使 守太師致仕文彥博乞免班迎從之 朝
請郎任公裕言軍中習藝誦念新法有愚而懵者尤所
苦之臣以為弓弩之斗力量其士卒之可勝其能必中
而入深槍刀格鬪大約從便取於必勝不必如法如此
則人便其習樂其教而無訓練之苛樞密院契勘軍中
教閱新法先降指揮自係教頭指授不合令兵眾一例
誦念詔依此申明行下 舊錄云先帝親製射法習軍任
公裕輒言其苛新錄辨曰任公
裕所言訓練之苛非謂法也自先
帝親製至言其苛十五字並刪去 按閱河北團教保

甲所保明到提舉保甲官狄諮劉定勾當公事官李允
齊雷瑜孫文裴曦指揮張德許亞張彥孫俊等各該酬
獎內狄諮劉定孫文張彥孫俊等各擬轉一官更減二
年磨勘外李允齊等轉官減年磨勘有差樞密院言近
吏部擬到提舉府界保甲司官酬獎並已減半推恩今
來狄諮劉定為措置乖方屢致保甲作過及擅指揮團
場種蒔因此保甲陪備錢物孫文不為受理指使受贓
致保甲作過及亂打保正等罪已各責降詔狄諮劉定
孫文更不推恩餘並依吏部所定依例減半酬獎 舊錄
云詔
定皆先帝所擢其微罪以責新錄辨曰狄諮劉定罪
既有名非據撫也去詔定皆先帝所擢已下十三字依
例減半已見前並合同去今復用 提舉河東路保
舊文但去詔定皆先帝所擢等字
甲司言汾州介休縣坊郭戶武國狀係不合排定保甲

送本司審會合與不合放免今欲乞應坊郭草市鎮市
義勇及舊係義勇之家改排充保甲見教閱者每戶只
差一丁其餘不限人數更不累差所有武國家路令武
浩充保丁其後來累差武宣武參乞行改免詔三路坊
郭鎮市人戶依條合排充不教閱保甲其上件去處居
住人戶元係義勇改充保甲者並依不教閱保甲法施
行 大宗正司言宗室內殿崇班士琢奏有弟殿直士
埽士僊士雙見在宮乞依令晏例將帶隨行指教將來
授差遣日亦乞隨行又宗室殿直士椿言乞迎侍母劉
氏將帶弟殿直士剛隨行赴任指教並從之 戶部言
河東路自前係因合鈔輸納見理虧少耗數並乞除放
從之 戶部尚書李常言岑水等場自來出產銅鑛最

爲浩瀚近年全然收買不敷欲乞選差諳曉坑冶鼓鑄
之事幹力文官一員前去逐場體訪事務令招坑戶
使銅利興發然後於見廢監州郡相度隨買到銅多少
逐旋興復鼓鑄錢寶從之 國信所言遼國賀坤成節
使人赴闕合差接伴祇應人及給散行李等未敢比附
神宗皇帝同天節例施行詔令比附

庚戌刑部言立在京監臨官私使重祿人法從之

辛亥河東節度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潞國公
文彥博入對命其子承議郎權發遣提舉三門白波輦
運貽慶扶掖上殿賜貽慶金紫章服 揚王顥守太尉
徙永興鳳翔節度荆王頽守太尉徙成德荆南節度
詔每遇科舉詔下令文官升朝以上無贓罪及無私罪

者於應進士舉人不拘路分不係有服親各奏舉經明
行修一名候將來解發及南省奏名內每人名下注經
明行修字至殿試唱名日各升一甲姓名如歷官後犯
正入已贓及違犯名教斷訖收坐舉主並依舉選人轉
京官減一等 先是司馬光言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
日依舊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
疏及諸家之說或已見仍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
廷之意蓋為舉人經義文體專習王氏新學為日已久
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預知而習
之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
廷崇尚行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
義文體尤為要切宜使舉人預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

施行況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從之光所言來年科場
依舊乃閏月二日

朝旨經義兼用注疏及己見仍罷律義四月三日從蘇
轍奏請也六月十六日劉摯又有請二年十一月十二

日當 考 詔故宰相王珪神道碑賜懿文為額仍差中書

舍人錢勰書 又詔職事官卿監以下應任子者寄祿

官至朝奉郎方聽餘依舊條此當求始
議者著之 三省樞密院

言犯罪因疑被執如因詰問能自首服並依案問欲舉

自首法即經問不承不在減例從之 新知穎昌府韓

縝言故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江休復子懋相才質粹

美能守家法比因覃霈轉官會足疾偶稽朝謝遂踰百

日之限然實未嘗在假有司不為申理欲望許令朝謝

及量其材質稍加擢用詔江懋相特許朝謝 左司諫

王巖叟言故資政殿學士陳薦以方巖質重輔翊先帝

於東宮謹按故贈吏部尚書王陶與薦皆爲官僚陶之
亡幸當先帝康豫蒙被厚恩無一不及而薦之不幸其
沒未幾適會遭先帝升遐故贈典未備望詔有司比類
施行詔陳薦特贈光祿大夫 殿中侍御史林旦言元
豐令諸錄囚以始末案狀照對事無可疑乃讀示所承
審取伏狀卽罪人翻異若家屬稱冤申所屬爲速換推
又決大辟於市遣他官與掌獄官同監量差人防護仍
先給酒食聽親戚辭訣示以犯狀不得掩塞其口及令
人眾奔諫並以未申二時行決經宿乃許收瘞又諸州
大辟囚或官員已結正而翻異或其家屬稱冤者并馬
遞申提點刑獄司審察朝廷矜悼愚民自陷刑辟必不
得已而後決求所以生之之意亦可謂盡矣故其情斯

得雖死無憾天下州郡無敢不奉行者竊聞在京大理
寺開封府司左右軍巡司凡有推問囚徒多是勘官畏
避嫌疑或利於苟簡不肯親臨訊問鞭箠枷錮一切委
於胥吏又竊見決囚於市若已困於縲紲箠楚者則籃
舁以行縱可步履必窒塞口耳又以紙錢厚蒙其首軍
巡獄子百十其羣前後遮擁間以鐵鎚擊枷傳呼鼓譟
聲不暫止罪人雖欲稱冤無復有可言之理親戚輩亦
何緣與囚辭訣以此其間不能無濫陛下遣諫官御史
分決諸城畿甸之獄仰惟聖心哀矜惻隱可謂至矣然
臣之此行不過辦決一時囚繫而已若訊囚徒決大辟
如前所言則民之蒙害固未艾也伏願申明推鞠慮問
及決囚條制戒敕獄官務在遵守若尙敢違敕令統轄

綱目通鑑卷三十一
官司覺察按劾並許被苦之家申訴立為受理不奉法者並以違制論知而不按者準此所貴積年之弊自此頓革輦轂之下無有冤人詔刑部立法以聞 監察御史韓川乞除官局依舊不許接賓客外內禁謁並行廢罷監察御史上官均乞除開封大理官局依舊禁謁外其餘一切簡罷如罷禁後大小之臣或敢挾私背公慢職玩令執法言事之吏得以糾舉上聞黜之謫之誰敢不服其於治體實非小補尚書省看詳禁謁之法蓋防囑請或於職事妨廢其安撫司管勾機宜文字勾當公事官難為均立條禁今欲刪去及臺諫開封府大理寺官在京管軍臣僚各依舊條外其內外法禁太重理合裁損及在京通用等條件至繁及有拘礙未盡宜隨事

改修所有申明朝旨內門客僧道伎術許往還一節已於下條修立管勾莊產媒保之類并得朝假不限禁謁亦自依舊兼不係改修條內所立刑名宜依今來所定其舊係徒二年悉從杖一百本應輕者職從本條并從之

新錄於小補下刪修云尚書省看詳參用舊條申飭禁謁之制其舊係徒二年者云

給事中

胡宗愈言河北轉運使范子奇奏乞三路轉運判官依法申請無有已時祿廩增加何有藝極其范子奇欲乞三路轉運判官支見錢伏乞只依舊法折支從之

尚書省言羣盜作過事出倉猝稍失處置恐別致生事自來未有指揮許本路安撫總管或鈐轄司酌情處斷今將元條添修事干邊防及機速軍人犯罪及羣盜十

人^新以上難依常法者申安撫總管及鈐轄司詳酌處斷
訖奏從之 又言官員犯罪曾經赦宥者依赦合依無
過人例自來刑部皆具鈔擬畫聞緣既依赦法合行除
免自亦不消具鈔只可都省處分施行從之^新 又言
自來應干條貫並隨事付六曹施行諸房又須關制敕
庫房其六曹復又申本房照會顯屬重複今欲令諸房
更不關報只令承受官司依舊贍申付本房照會從之
^新 戶部言講筵所奏本所請給令侍講侍讀說書職
事錢十貫近準朝旨侍讀侍講職事錢特添作三十貫
即不礙諸般請給按舊例侍讀侍講說書請給不同其
說書程頤未敢便依侍讀侍講例支破詔程頤職錢添
作二十貫^{八月十八日支見錢} 江西湖南按察司言湖南路昨

準朝旨差內臣甘承立就潭州置局製造上供服用結
局後驅磨到匠工少欠物料見令遂州監催望特除放
從之 荆湖北路都鈐轄司言誠州大由等峒並已撫
納胡耳西路一帶溪峒朝旨不許招納欲乞且依沅州
例稟給其出入道路下大由堡羅蒙寨臨時差人引致
及楊晟滿等乞依三州一鎮出納課米多寡等第並依
誠州歸明人例又楊昌蠻等獻納申州司依例以鹽支
酬從之又言誠州保明修建羅蒙寨堡獻納地土效用
歸明班行土軍等乞賜推恩知誠州周士隆於誠州天
村大由等處建置寨堡撫納地林大由楊溪古鐵狂狼
等峒一千三百五十四戶別無誤事詔士隆降敕書獎
諭仍支賜銀絹各三十四匹兩減磨勘及賜帛有差^{招納不許}

胡耳西道畢仲游誌孫覽墓當

考已見元豐七年五月己酉
王子右司諫蘇轍言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
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朝廷已差黃廉體量利害乞先
罷茶官陸師閔職任使四路官吏不憂後患敢以實害
盡告黃廉今聞朝廷卻差黃廉就領茶事臣竊以為黃
廉若以專使按權茶之弊則身無利害茶事巨細勢必
具陳若身自領茶事有課利增損邊計盈虛之責則茶
之為害勢必不肯盡言兼朝廷本為遠民無告特遣此
使使事未達而就除外官小民無知必謂朝廷安於虐
民重於改法此事體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謂陸師
閔蠹害四路為日已久不欲別差替人淹延歲月因黃
廉在彼即行替罷事雖稍便容有未盡臣欲乞選差清

強官一員與黃廉同共體量候了日赴闕面奏利害所
貴不敢隱蔽茶弊四路之人終被德澤二月十四日差黃廉五月四日差
差杜紘同黃廉按察據茶馬司題名黃以元祐元年八月
月十四日到任不記初除時蘇轍上言在四月二十
日則是月固已有除命不知何故八月廿八日到任或
轍言已除復罷至八月乃申命乎六月廿八日可考
朝奉大夫權都大提舉清河輦運司穆衍權陝西轉

運判官

癸丑詔執政官所奏舉充館閣人內有舉到選人者如
試中與除祕書省正字依太學博士例改官候供職及
四年除祕閣校理未改官者須改官日除 劉摯言伏
見昨者朝廷改行官制於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置尚
書侍郎郎中員外郎於寺監置長貳丞簿隨官設吏上
下畢具所以稽古立制誠太平盛觀也然職司有繁簡

而一向備官官吏有勞佚而一等制祿臣於是疑其冗員而濫費也今陛下施恩於天下薄征歛弛逋負凡取於民者皆有道而用之猶不以節則非所謂量入以為出也臣嘗夙夜求其策竊以謂汰冗官裁冗吏亦省事息費之一端也臣欲乞特賜指揮檢勘尚書二十四司之事職簡少者及寺監之閑慢無益者皆祖宗以來存其名闕其人者而今所置官吏皆一切減罷以其事付諸司及事之所隸使領之蓋自省曹等監並置以來離析事務互相推移各不任責故文書壅滯人被其患今不有所損益以便今之宜而徒欲慕古是所謂虛名受實弊者也 三省言尚書六曹職事閑劇不等今欲減定員數事至簡者以比司兼領司封司勳倉部祠部駕

部比部水部各減一員以主客兼膳部職方兼庫部都官兼司門屯田兼水部定為三十五員從之 又言提舉官累年積貯錢物委提點刑獄司主之依舊常平倉法其常平倉春秋歛散及歲成收糴歲饑出糴以陳易新與省穀交兌及饑饉販貨主司並合依法推行元降貨常平錢穀絲麥豐熟許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併納者止出息一分從之 劉摯七月二十八日中書省指執依舊常平法為青苗法恐即二十六日誤以六為八也按四月己丑韓縝已罷右相呂公著以右相兼侍中實在五月丁巳朔此時中書省止張璪一人為侍郎豈璪嘗別有申明乎又據四年五月劉安世劾范純仁章則復散青苗乃純仁建議此但云三省不及密院不知何故又元年八月四日司馬光乞約束抑配劄子載四月二十六日敕文此亦無 又言舊例誤斷罪致降特旨後來理雪改正者並理元斷月日今訴理所看詳到情實可矜理

當虧除之人合依今來特旨施行欲更不理元斷月日
從之 詔逐路轉運判官許互差副使 知江甯府王
安禮言蒙恩移知青州緣安石喪亡見謀葬事無得力
子弟營辦乞終滿此任詔如其請仍上新差知青州告
毀之 四月四日安 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等言吏部
房送到詞頭內知建昌軍陳繹差知兗州按繹資性傾
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建昌之命已犯公議
豈宜收錄復典大邦非惟必致人言亦恐姦邪復用其
漸可畏所有告命不敢依例撰詞詔罷之 殿中侍御
史林旦言都城比來米麥價長若翔踊不已恐細民蒙
害望下戶部依條通計米麥元價令司農寺止以逐倉
官吏代管勾置四場出糶以濟闕乏從之仍令戶部差

官置場 左司諫王巖叟言乞將軍營致遠務及東西
審務管轄使臣所以管兵士捉賊多寡立殿最法每歲
終考較上下人員亦等第立賞罰格其因差出在外作
過者不置數中詔刑部立法以聞 又言觀察使知潞
州張誠一前為樞密院都承旨有發其父墓誠一託修
墓告歸卽壙中取其父所繫犀帶服之又誠一初聞發
墓殊不驚怛既易其帶又剝取母之首飾盡劫柩中珠
玉以歸其不葬所生母固無足怪乞追誠一所劫壙中
物付其家廟拘管給限令葬其母然後終廢之詔本路
提刑司體量驗實內不葬母事令開封府體量實狀以
聞 右司諫蘇轍言訪聞河東除晉絳慈隰州舊賣解
鹽外其餘州縣盡只買永利東西兩監鹽民間未嘗闕

鹽食用自元豐三年後來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創
添河東賣忻州馬城池鹽其鹽夾硝味苦民不願買轉
運司申乞住收而虞部李開曲為問難不肯依實定奪
乞下河東轉運司保明如無妨礙即依所請住收仍取
問蔡礪等建議害民虞部官吏希合權要故作留滯詔
建議等官并虞部行遣留滯令大理寺根究以聞二月
四日轍上言至今方行出尚書省言遠方奏讞待報者甚眾動經
歲月淹禁罪人極為不便欲川廣福建荆湖南路罪人
係情輕法重合奏斷者申安撫或鈐轄司酌情決斷訖
奏從之 陵井監進士黃遷上言山澤之利莫過鹽井
向者有司於課稅之外更使一井歲輸五十緡謂之官
溪錢願蠲除之詔黃廉體量以聞 按察成都府路茶

事司言續準朝旨令一就按察河州通判章諷乞罷陝
西零出賣芽茶等事今先次按察得州縣賣茶場除已
令鋪戶收賣外逐務又自變磨零細出賣雖云招誘其
實抑配欲望指揮應權茶路分變磨芽茶貨賣處先次
住罷從之 朝奉郎守起居郎滿中行為直龍圖閣知
明州先是監察御史孫升言臣竊觀昔人謂王者正心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
以正四方然則萬民四方之正自朝廷與百官始而百
官之正必自朝廷始朝廷之上左右之臣侍從之列皆
端良忠直之士則百官其有不正者乎蓋今日之大臣
乃前時之侍從今日之侍從乃異時之大臣矣侍從之
選可不謹哉且侍從之臣以論思獻替為職以述作潤

色爲業端良忠直茲爲本務文藻辭華乃其餘事欲清
其流必澄其源苟非其人竊是名器小任之則比姦黨
而蔽聰明巨用之則迪人主不以道而害天下前世用
人之失其漸良由於此陛下臨御以來虚心聽納登用
正人指姦觸邪臣實其職中行器識淺陋性質姦險頃
在先朝嘗自御史進擢臺端旣無忠言讜議切救時病
惟務從諛承意陰附柄臣如王安禮嘗上書論中書不
公宰相深銜之中行乃力爲排詆以附其意竟坐欺罔
中行居朝廷耳目之任不達人主之聰明而爲宰相之
鷹犬則其人之賢否不待論而可知矣臣願陛下於選
任之際更賜詳擇不獨愚臣塞先事建言之責庶幾朝
廷收澄源清流之功於是行出守 左司諫王巖叟言

理天下者必以孝爲先正天下者必自近爲始方陛下
清明之初隆大孝以風化四方之時而文武近班乃有
大不孝之人汙清明亂風化公議豈可容乎伏見觀察
使知潞州張誠一前爲樞密院都承旨日有盜發其父
墓誠一以修墓爲名謁告自往因於壙中取其父所繫
黑犀排方帶以歸易襯而自腰之此真宗皇帝以賜其
父者耆寶愛之故家人以隨葬今誠一乃忍因盜發墓
利而取之復不自知此事爲大惡而有德色以誇於人
人無不知者皆曰誠一無嫉盜劫壙之心而有喜盜爲
地之意其與同劫父墓無以異盜可容也誠一不可容
也族人無不憤怒而欲朝廷正其罪者方畏誠一怙寵
弄權威福在口不敢發之又其所生母死歲月已深無

故不葬尙委之城北寺中誠一既富貴又居京師之日久非力未可營也非時未可舉也蓋貪嗜榮利不肯輟數日之暇以藏其母爾省墓之行倘非其中有可取計亦不復謁告一往推此心以事君其何惡不可爲此天下之所以恨不得而誅之也龍圖閣直學士新知江甯府李定既仕宦之久見避持服明知仇氏其母而不認及致人言乃歸過其父而左右反復巧爲疑辭以欺其心而背其親遂若平生無母者熙甯中知制誥與諫官御史交章論奏有司考覈迹狀明甚天下無不憎其惡而宰相王安石曲法枉道獨爲主張恣其陰肆姦回顯行誣陷盜竊名器致身及今按誠一與定大逆不孝天理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共棄而各以榮階貴秩典領大

藩爲千里之長其何以順天理明人倫正朝廷之治厚四方之風伏望睿明並行放棄勿齒於朝以爲天下萬世不孝者之戒貼黃臣謹按誠一與定大不孝喪壞禮法傷敗風俗非他罪比望宸衷斷然不疑特行竄殛以開釋公議積年之憤鬱且使天下後世知爲惡者終得禍以扶世教又言誠一初聞盜發其父墓殊不驚怛猶雍容出入禁闥者彌旬待結裝嚴整而後行既臨壙曾無戚容而有德色盜之所發纔及棺外物而倉皇不暇破其棺誠一優游遂發棺而取之既易其父之腰帶又剝其母之首飾并盡劫柩中珠玉以歸雖黃巾赤眉之暴不聞施之於其父母也誠一尙欲攫金於亡人安肯費財於死者則不葬所生母無足怪耳又誠一族大骨

肉之喪歲不下數人誠一為承旨日久歲積所得賻絹甚厚而未嘗分一縑以及喪者之房又未嘗出一縑為亡者享祠資薦之用一皆入其室故其族人為之語曰承旨利我曹死耳非虛語也臣乞追誠一壙中所劫物付本家正位影堂係眾拘管及給限令葬其母仍計自受賻以來所得賻絹勒令分給亡者逐房然後棄之終身臣竊以禽犢皆知有所生而李定因避持服遂不認母曾禽犢之不若自秀州軍事判官事發是時便令放斥今日名位皆是合放斥後來僥倖所得臣乞削奪訖勒令追服以正典刑以服公論使天下明知陛下好惡以為沮勸大法幸甚巖叟論誠一及定前罪凡三奏殿中侍御史呂陶中丞劉摯等相繼皆有章乞明正二人

典刑乃詔開封府并京西提刑司限十日根究誠一詣實事狀及淮南提刑司根究定不持母服端的因由仍

就便移文問定結罪保明以聞此據王巖叟奏議及元

及定事狀皆在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十八日乃並加

黜責舊錄刪修云巖叟又言觀察使知潞州張誠一前

為樞密院都承旨有發其父墓誠一初聞發墓殊不驚但既

取其父所繫犀帶服之及誠一初聞發墓殊不驚但既

易其母無足怪也乞追誠一初聞發墓殊不驚但既

所生母無足怪也乞追誠一初聞發墓殊不驚但既

係眾拘管給限令葬其母然後棄之終身詔京西提刑

司體錄因之實事狀內不葬母然後棄之終身詔京西提刑

憲司新錄因之實事狀內不葬母然後棄之終身詔京西提刑

莊之人方誠一墓中盜取寶物之際必不容外人隨逐墳

皇帝賜其父者異犀排方天下之至寶因其盜竊利而
取之是與盜同此於情理又重其則仇氏是君可知此天
之城北一寺不可不重行歸過於父終欲規避不行追服
及致人言乃無不嫉惡之者熙甯中諫官論列有司考
按已得實狀舉朝上大夫積怨含怒於士大夫公肆姦
道蔽欺朝廷私竊榮祿致身以至今再奏李定雖已行遣
邪顯然欺陷盜竊榮祿致身以至今再奏李定雖已行遣
未嘗合追服云李定自喪母以來元未曾行服今既正
其罪理合追服若不服終未合典禮協人朝廷何忍底
歸田里若不令追服則法未嘗有損於朝廷也既經朝廷
護一不孝之身禮法未嘗有損於朝廷也既經朝廷
不過定自壞一身禮法未嘗有損於朝廷也既經朝廷
正其罪竟不追服則法未嘗有損於朝廷也既經朝廷
臣何忍教行一大逆之人卻不救天下禮法何以示訓上
日待便教行六月是日二十日嚴叟與左正言朱光庭
同對於延和殿甚久此據嚴叟朝論不知對語云何又
詳增

乙卯右司諫蘇轍言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踊貴朝廷特

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留上供米三十萬石實錄乃不見其事

事 卹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
來義倉常平糧斛逐旋賑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
不意今來旱勢益甚夏麥無望而秋收之期遠在百日
之外雖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飢
民訪聞發運司逐年將糴本錢一百萬貫趁錢糴米以
代諸路違限上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賣收息臣欲
乞指揮發運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權令只
依元買價盡數支撥於諸郡出賣不得收息仍先具若
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原買價例申奏所貴米
數稍多救接飢饉可以支持至秋 左司諫王巖叟言
伏覩閏二月八日聖旨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

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臣謹按常平倉法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糶真所以惠百姓措紳之議謂是朝廷復此舊法遂罷出息二分之法矣今見四月二十六日敕旨再立常平錢穀給歛出息之法中外之人莫不復疑朝廷以利爲事而惜爲陛下謀者失弛張之宜也伏以青苗之法公卿士大夫之論其弊者固已厭聞于朝前日之言臣不復道請以臣自得於耆老之語爲陛下言皆曰國家之意主於收息以助用耶主於惠養百姓耶主於收息以助用則無可言者主於惠養百姓則某等校量行法以來十六年於今但見百姓終歲皇皇翻倒債負不見一家有增益者一歲之間常不免秋則賤糶而納春則貴

糶而食日陷於窮困而不自知說者曰所以抑兼并曾兼并未必能抑也一日期限之逼督責之嚴則不免復哀求於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名爲抑兼并乃所以助兼并也又說者曰二分之息甚輕耳曾不知官緡不可坐而得也凡當請時保長之籍姓名也甲頭之團甲也手書之點等第也其城郭之往來也其門戶之經由也其主庫者之出納也皆人情之所不能盡禁者也鈔引也頭子錢也公而不可無者也通而會之不知幾分之息也復自起催則吏在門矣數數飲食之賂遺之而苟以免追呼積日累久又不知幾分之息也又有違期而必至於追呼者追呼既至而必鞭撻者鞭撻既已而必荷校者要其所耗又不知幾分之息也復有給陳粟腐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一十一
麥以與之而使之償善價者論其所折又不知幾分之
息也臣竊度天下之爲邑者善催科省刑罰百人之中
歲撻一人則萬戶之邑已百人矣天下凡幾邑總而計
之一歲之間受鞭撻者無慮數萬人矣臣以謂作意而
惠之不若惠之以無事也伏望陛下深察四海已然之
弊遠思百姓無窮之困斷然不疑詔有司罷青苗法天
下幸甚貼黃稱今雖不抑而與之然所謂願請者乃是
貧而無力不能依時了納之人故與之適所以害之此
不可不察也又稱今敕旨曰其常平等事並合依前後
條法推行郡縣聞之必駭於承命蓋前後條法行移之
煩督責之嚴歛納之急人所備嘗今旣朝廷復申敕而
行之則四方不得不疑且懼伏望陛下特賜罷此指揮

但令依嘉祐常平法施行天下幸甚又稱持議者不過
曰罷之恐國用不足曾不言青苗錢從來只係封椿未
嘗供常費臣以謂此非陛下所憂也又言自歛散青苗
錢並行倉法其於刑名可謂重然犯者猶不可禁今復
罷重法則歛散之際其擾必多去重法以行青苗旣恐
侵漁益甚因青苗以留重法又與差役有妨利未見而
害已深息未收而耗已廣且出緡收息終非國體所宜
伏望詳度前奏早賜施行以幸天下又言臣近兩上章
乞罷再散青苗錢又聞更有臣寮亦曾論列至今未蒙
施行民病將除而復作人心已定而又搖必有姦言欺
惑睿聽望斷自宸衷速令寢罷嚴叟前後凡五上章訖
不報

是月知龍賜州彭允宗知監州彭士明並遣人進奉賀

端午節溪布十五匹 詔殿中侍御史呂陶往成都府

路與轉運司議定役法先是陶屢奏疏論差役利害及

坊場坊郭等事因陶謁告取家卽有是命陶十一月劾

中書舍人云肇初除右史臣被命入蜀不果論按肇以

五月四日除右史又按陶乞沿路及川峽言事劄子稱

被命入蜀必四月也陶言伏觀施行差役之法不合

百姓納錢以救困窮之弊甚大惠也然而天下郡縣所

受版籍隨其風俗各有不同或以稅錢貫百或以地之

頃畝或以家之積財或以田之受種立為五等就其五

等而言頗有不均蓋有稅錢一貫或占田一頃或積財

一千貫或受種一十石為第一等而稅錢至於十貫占

田至於十頃積財至於萬貫受種至於百石亦為第一

等其為等雖同而貧富甚相遠今若於第一等中差者

長則稅錢一貫與十貫者並須二年一替是貧者常迫

急富者常僥倖矣又言向來未有如此約束官司並只

據等第定差所以不均況郡縣官吏難盡得人或暗懦

不曉或臨事滅裂或刻薄繁擾或貪冒營私深恐當此

差役之際未便均平反有侵刻若不預設防禁則民間

雖無今日納錢之勞反有昔時偏頗陪費之害無以稱

朝廷安養元元之意以臣愚慮莫若以新舊役法裁量

所宜著為條約謹具畫一如左一諸縣自來稅錢一貫

為第一等合於本等中差一役其稅錢兩倍於一役者

卽并差二役若又倍於二役者卽差三役雖稅錢更多

不過三役並聽雇人祇應或本縣戶多役少則上戶之

役不須並差但可次敘休役年月遠近而均其勞逸假令甲充役之後可閑五年乙稅錢兩倍於甲可閑三年丙又倍於乙可閑一年其以田土頃畝之類為等并其餘同等而多少不侔者並做此謂家財至三百貫至九百貫皆謂第二等之類一未助役以前州縣役人多有冗占致令人戶少得休閑助役已後裁減過當亦有闕事今若依熙甯元年已前人數竊恐應役頻併莫若用助役以後之數量添各不過二分一未助役已前凡官員迎送並不計程塗遠近每散從官承符手力一名出備盤纏多者至四十貫少者亦三十貫助役以後每程只破二百文今若每程量添一百則迎送五十程者只計五貫一未助役已前凡官員養馬多至五七匹少亦

二三四匹只差白直二人打草日買數擔供納每擔直五七十文或百文十日一替謂之草番每番一次倍錢約五七貫助役以後逐官每有支打草錢四貫文今若量添數目則養馬不多遂無草番之費諸處有差打柴燒炭者亦做此一未助役已前凡官員初到置買動使器用或修葺倉庫廨舍館驛亭埃渡船等並於役人體上圓融合費錢十貫則須科二十貫合用木十段則須買二十段乘其贏餘別作破用助役已後凡買置動使及修造官屋橋堰渡船之類並逐一約度入緊檢計方始支錢各有定數今若依做元定數目仍舊圓融不令過越則免非泛科敷之害一未助役已前凡官員差公人出外勾當別無程限其間貪吏因而更令買賣或以般

家捉賊為名遣往千里外者以此多有陪費助役已後所差不出三百里所役不過一百日仍申所屬或般家則又須保明方差仍計日破錢若不廢此條亦免衷私被差之費以上逐項所費錢物並令役人敷出官為收掌支破所費百事各有限約不至擾民即於差役之法小有所補又言伏見近歲以來四海之利多歸公上官司之積動計鉅萬私室之有十已九空恭惟聖政日新德澤流霑窮幽極遠蒙被生成其勢如大病之後偶得良藥以活其命有望更生然而腹腸空虛支體痿弱喘息之氣所存無幾切宜調護撫養俾就安全然後可得是以推塚市易義倉抵當免役之類凡為聚斂者一切廢罷此誠德惠及民之深而與之休息也獨有出買坊

場一事最為深害亦願體恤以慰其心其立法之初蓋為官司事無紀極百費浮冗貪吏從而侵漁州郡衙前即勤力役而所得酒榷之利盡以私奉於公家有至竭財破產而死於凍餒朝廷知其如此於是拘收坊場官自出賣所得淨利一以募人執役二以給公家之用行之漸久弊從而生蓋小人之情競利而不慮患實封投狀務在必得既望添所置之直只直一千貫者輒以二千貫買又虛增抵產之數抵產只及一千貫則與吏胥鄰保計會估為二千貫適值民間錢幣闕乏酒貨不售課利抽貫稅錢供納不足纔出季限又有罰錢或委保百姓管押綱運川中綱運無官員管押或官物數多不可差將校兵級者則招百姓管押令坊場戶委保其押

綱之人往往盜竊官物走竄失陷則勒保人陪填或元買價高界滿無人交割轉更拖欠緣此數事坊場多有破敗乃至出賣抵產以償官錢或抵產價高出賣不行則強責四鄰人承買或四鄰人貧乏承買不盡則攤及飛鄰望鄰之家抑令承買或本戶抵產罄盡尙欠官錢則勒保人代納亦須破壞產業或虛指債負妄起訟端昏賴論訴郡縣急於官課更不問有無逋欠遂使平人承認械頸受箠道路相望囚繫坐獄殊無虛日其甚者至於自經溝瀆鬻及男女而猶不能免大率一縣之內中戶以上因買坊場或充壯保而破散者十常四五官方如此百計督責極力掎聚而逐界所得實錢十分只及五六成都管內坊場第一界賣七十二萬餘貫第二

界六十六萬餘貫第三界四十二萬餘貫大率只收得一半入官外餘無可催理一則因元買價高虛張其數二則爲物輕錢重酒無厚利三則日趨困窮難於償納以此天下坊場積壓少欠其數極多神宗皇帝深知其弊曾於元豐三年明堂大赦并八年正月赦文累行蠲放及與展限送納詔令所至人皆鼓舞歌頌以謂天地大恩莫過於此除已蠲放外至今欠錢不下九百萬貫簿書之內雖有見欠之名刑獄之下必無可足之理方當陛下布政之初聚斂刻剝之事大半罷去天下臣庶欣戴稱頌以爲仁宗復生宜廣霈德澤以慰其望臣愚伏願陛下特降睿旨應係今日已前因買坊場拖欠課利淨利并抽貫稅錢及過月罰錢之類見勒買人或保

人送納并破賣抵產者並與除放庶使窮困之人普沾
 大惠復遂餘生況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恭儉慈仁
 出於天稟內無土木華靡之費外無兵戈攻戰之賞四
 海所入國用豐盈雖放免數百萬貫逋欠如去泰山之
 一塵何關於事且天下之務固有是非輕重惟聰明聖
 智能權而行遂中於理今放釋逋欠以安生靈與督責
 收斂而廣用度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何者為輕何者為
 重權而行之正在此日又況冬春以來雨雪愆候祈禱
 備至未聞霑足則除放欠負俾免於凍餒亦可以感天
 地之祐召陰陽之和使風雨時若也臣又聞真宗皇帝
 嘗御便殿親閱三司逋欠放八十萬三千數蓋真宗以
 逐次降赦放欠多為有司廢格不行而根究追逮益為

繁擾故按籍引對而釋之臣願陛下遠法真廟之恤民
 近倣神宗之布惠斷自聖意特行蠲放坊場欠錢天下
 不勝幸甚又言今所奏止是乞朝廷特放坊場欠負可
 與不可稟自聖明即非衝改戶部條貫須至立法伏乞
 留中裁酌早賜施行又言臣每見赦令多放欠為有司
 百端抑遏追究根窮幸其稍戾於法遂不除放使聖朝
 仁澤不及困窮大抵人君發號施令當如震雷時雨不
 測而至則天下知恩出於上若是順委有司釐析契勘
 立為條約然後施行則弊生於下有損治體伏望聖慈
 如以臣言萬一可行即乞將臣此奏留中作朝廷意旨
 降詔蠲放不必付在有司

閏二月二十八日詔府界諸
 路人戶買撲坊場見欠課利
 并抽貫稅錢及違限倍稅錢令戶部許以息罰錢充折
 官本已納及官本即放免并坊場淨利錢見今孤貧不

濟即權住催理積欠不免役錢與減放一半帶納其敗闕
坊場委實停閉官司不為受納詞訴令依舊認納課利
淨利者疾速根究請實所欠課利特與孤貧不濟戶除
詔但許以息陶所請則並欲除住積欠不但息罰及孤
放敗闕課利於此更詳論之二年正月未又有疏乞除
貧此疏必在春時更詳論之二年正月未又有疏乞除
逐界坊場積欠蓋申明此請竟未見從所請也六月七
日罷實封狀買坊場當是此請未見從所請也六月七
劉摯正月九日先有言并可考詳請又言伏見成都府
梓州路自來只於人戶田產稅錢上依等第差役熙甯
初施行役法別定坊郭十等人戶出營運錢以助免役
之費蓋朝廷之意本為人戶專有營運而無產稅或有
產稅而兼有營運故推排坊郭有營運之家仍於田產
稅錢之外別令承認營運錢數以助稅戶誠為均法然
推行之初有司不能上體朝廷本意一切督迫郡縣及
差官諭意惟務定得坊郭錢多用為勞效州縣承望風

旨不問虛實及有無營運但有居止屋宅在都市者估
其所直一槩定坊郭等第雖以推排為名其實抑令承
認立成年額歲歲相仍至今不減訪聞嘉州坊郭人戶
以至閉戶移避於鄉村居住營運錢亦不減免雖欲轉
賣屋業勢不能售其弊至此蓋亦極矣今來朝廷講議
善役之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廢然理須參究虛實別
行排定不須循用舊額務在酌中其止有屋宅而別無
營運或有營運而物力不多並宜蠲免以寬民力竊慮
諸路亦有似此去處伏望聖慈下有司詳議立法施行
又言坊郭等第不可偏廢者蓋可以助鄉戶衙前之費
并役人迎送圓融等錢但得其實則不為擾詔並送詳
定役法所 先是太皇太后遣中使陳衍齋御扎就賜

司馬光曰范純仁奏乞以文彥博為師臣備顧問可以
尊朝廷服四裔朱光庭劄子乞尊禮為帝師勿勞以宰
相職事所有朱光庭劄子三道付卿看詳可親書條具
聞奏者光言臣鄉蒙恩擢為首相自知智力淺薄歷事
未多故乞陛下用文彥博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而
臣佐之庶無罪悔今范純仁朱光庭以為彥博元老師
臣不可煩以吏事此在陛下裁度若以正太師平章軍
國重事彥博今以節度使守太師猶是使相若解令五
節去守則為正太師位冠百僚在宰相上日或六日故有至六日垂簾一入朝因至門下中書都堂
與諸執政商量重事令執政就宅咨謀其餘常程文書
只委僕射以下簽書發遣如此亦足以尊大臣優老臣
矣光庭又言范純仁呂公著韓維皆可為右相臣愚以

為范純仁韓維各有才德而進用日近履歷未深恐升
遷太驟眾情未服惟呂公著舊歷兩府今位次最高若
用為右相韓維為門下侍郎范純仁依舊最為允當克
厭眾心乞聖意採擇其光庭劄子三道謹同封進入
子見雜錄第四冊首稱今月十六日拜太師此稱十六日或
文彥博以四月二日召十五則彥博拜太師乃五月一
日此稱十六日據呂公著家傳則彥博拜太師仍附此劄子
於四月末是五月前亦未必無誤今既用家傳仍附此劄子
僕射不知是何日前當在召彥博前并此奏俱不載於本
集意者光自削去也范祖禹誌朱光庭墓云進退大臣
損益政事光庭密勿啟義多見施行蓋指此當求光庭
及范純仁此奏附益之乃善光手藁於范冲之孫華果
以四月十六日上此又別有答執政就宅光又言臣前
日承準御前劄子以范純仁朱光庭等上言文彥博不
當煩以宰相職事令別議優禮臣當時恐稽留聖問不

暇仔細檢詳典故但聞晉太傅鄭冲乞致仕詔以壽光公就第國之大政皆就咨之又以近日如臣之人微位輕者以久在病假執政猶奏知來至臣家商量公事況彥博宿德元老理無不可遂率爾奏對稱或非時有重事令執政就宅咨謀今再準御前劄子問臣有無典故臣實別無所據其疏略僭妄之罪甘伏重誅若聖意以執政就宅咨謀為太重臣謹按故宰相王旦守太尉兼侍中許五日一赴起居每起居日入中書或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並令人預參決今若合彥博依王旦故事未審可否乞賜裁決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六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五月丁巳朔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呂公著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自蔡確章惇罷司馬光已卧疾及韓縝去位公著常攝宰相事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堂吏日抱文書歷諸廳白之故為長者得以專決同列難盡爭也光嘗懇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遂為故事 河東節度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潞國公文彥博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

公著彥博除命新舊錄並載之又與韓維拜門下侍郎同日按實錄維拜門下侍

郎在五月一日丁巳也距公著彥博除命凡半月據司
 馬光劄子三人者除授實同一劄子商量不知何故維
 命獨後半月實錄記宰輔進拜不應差誤或家傳敘事
 偶失其次乎然彥博既除太師則不應云守太師今四
 月十九日詔尚稱守太師二十二日亦稱守太師二十
 四日進對又稱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若已
 除未授亦應如司馬光例書新除左僕射不應俱稱舊
 銜也家傳所載或得其實在五月從之呂大防政目彥博重
 事公著右揆維門侍同在五月
 又詔賜文彥博曰朕
 紹承皇緒臨御寶圖涉道未明罔知攸濟乃眷元老弼
 亮三朝功被生民名重當世天賜眉壽既艾而昌宜還
 師臣輔我大政已降制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可一月
 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如遇
 軍國機要事即不限時日並令人預參決其餘公事只
 委僕射以下簽書發遣俸賜依宰臣例 資政殿大學
 士正議大夫兼侍講韓維守門下侍郎 尚書省言舊

制以賊抵罪重輕有等今又立重法則是罪均刑異未
 稱朝廷矜恤之意請罷諸路重祿法犯者自依常法及
 復熙甯已前吏祿從之舊錄云嘉祐已前更不給祿貨

為事之枉直光常閱焉庶人之在官者受贓之多寡輕重
 以故刑不濫民受賜至此改之新錄辨曰既復熙甯已
 前吏祿則改熙甯已後吏祿法自可見不必更載今刪去

戊午皇城使康州團練使吳靖方為永裕陵使 正字
 李德芻司馬康孔武仲並為校書郎三人除正字德芻
 月康在八年四月以韓絳 詔尚書左僕射司馬光所
 薦除武仲在八年十二月 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
 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
 尚書省治事光言竊念臣臟腑雖安飲食如故但兩足
 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

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

於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偷擬況臣自正月二十一日請朝假至今百三十餘日豈有未見君父輒赴省供職况臣於病中除左僕射雖累具劄子辭免未蒙開允仍蒙就家賜以告身臣未敢祇受方俟入覲天顏面陳至懇豈可遽治尚書省事伏望聖慈俟臣步履稍有力拜起得成參假了日與諸執政一例供職庶於微軀差得自安 又詔判大名府韓絳俸給並視文彥博之數 又詔淮南災傷令轉運提刑獄官諸州縣體量不俟檢覆披訴苗稅直蠲之 戶部尚書李常言河北舊有糴便司專置提舉官經制邊備後止令轉運司兼領以措置為名按糴本錢不預漕計難俾兼領請復置

提舉糴便司詔可其措置司職事令提舉糴便司與轉

運司通管玉牒在一年丁巳日政日二日高且河北糴便當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提舉兼措置紹

聖二年四月十三日置提舉左司諫王巖叟言太學

條制本學生徒須在學聽讀一年方許於太學應舉臣

以為既限以年則凡人情之所迫皆不復郵使樂育之

地而厭苛留之法臣竊為上庠惜之蓋有窮窮艱苦積

時累刻以冀應格而卒爭一日之虧遂成三年之滯者

復有曾經補中之人或因謁告偶至爽期乃逐新人再

合補試一失中程不容就舉者此皆有傷人情無補國

事伏望聖慈特許今後每遇科場但曾經補中監生人

並許應舉其一年之限更不施行實遠方寒士之幸也

詔國子監立法請今次科場應自元豐三年興學已來

在學前後通及一年者並許取應從之

得請在七月十日

云先帝學校養士教養不及一年不得赴舉使士漸賓興於學以追里選之制嚴叟力言罷之新錄辨日詔罷

密院言河北州軍寄招保甲填在京禁軍闕額其間有

願就本處充軍者詔並依逐州軍見招等狀例招填本

處禁軍常給外增錢一千除馬軍外特許額外招置每

指揮毋得過五十人數足日以聞三省言舊置糾察

在京刑獄司蓋欲他司總領察其違慢所以謹重獄事

向罷歸刑部無復申明糾舉之制請以異時糾察職事

悉委御史臺糾察兼領刑部毋得干預其御史臺刑部

獄令尚書省右司糾察從之政目云在京刑獄委臺察

糾察及審刑院當考

己未門下省言開封府大理寺奏勘到案牘並降付本

省次第書判方送大理寺定斷遂成迂滯請自今令有

司於奏案內貼乞降付大理寺及開封府大理寺案牘

直候斷出刑名省方行封駁從之

庚申夏國賀登寶位進貢使鼎里旺裕勒甯等見於延

和殿起居舍人林希為起居郎右司郎中兼著作佐

郎曾肇為起居舍人承議郎直龍圖閣文及為右司員

外郎朝奉大夫提舉崇福宮韓宗師直秘閣五月二十

宗師罷六月八日左司諫王巖叟言臣伏觀除文及右司

郎官韓宗師直秘閣命下之初搢紳士大夫無不偶語

竊議相顧而非之以謂陛下尊禮老成優異故相誠盛

德之事然不可不重者名器不可不畏者公言今公言

竊議相顧而非之以謂陛下尊禮老成優異故相誠盛

德之事然不可不重者名器不可不畏者公言今公言

皆曰都司天下之要權非以待便親之兒曹秘閣天下之清資非以寵家居之子弟此必執政大臣迎陛下貴老之心而進說於前以為此舉上以取悅陛下下以結媚老臣非用意姦邪何以及此陛下延登彥博遇之以天下絕禮倚之以天下重事尙未受命而執政大臣首進其子以據要地天下聞之謂朝廷以人情用公器姑息待元臣反累聖君之美不為大老之光而老臣體國之心亦必不以此為安也陛下以絳舊相付之北門宗師綵衣就養不出私庭而坐理轉運使資任國恩深厚誰可擬倫豈宜無名更加館職於絳父子隆矣而不知為陛下宣勞於四方之士將何以勸寵一人而使眾人解體非忠於陛下之謀也臣誠不忍姦臣竊主上之恩

以立黨借朝廷之勢以買交使天下之人致疑於吾君也此議若出於公著則公著為改節若出於瑛則瑛為縱姦清臣柔而無執固不足望然大防亦失於不爭矣臣以諫名官以言為責既聞公議不敢不以告陛下惟陛下聰明裁察貼黃稱祖宗朝父兄在兩府則子弟未有居要職以示天下至公自王安石專權用事不卹公議而明進子弟布在要津當時言路皆其門下之人故公議不聞于上今陛下大開公道以厲朝廷必革此風乃成清明之政天下之人見陛下以非常之禮召元老入朝莫不延頸以觀其舉動今未見他事而首用其子在清要天下之人不知出於姦臣之計必有妄議元老者矣此姦臣之於元老既欲悅之以結其心又欲污之

以鉗其口皆將倚其重以用事此陛下不可不察也及與宗師畏多士清議必不敢便當新命俟來辭免陛下因獎其意從之以成其美上下之善全矣巖叟又言臣近言執政差除文及為右司郎官韓宗師為直秘閣不允公議今體訪得初四日差除專出張瑛臣固疑其人既而果然姦邪之難防乃如此哉此古之明王所以不以防姦邪為美而以遠姦邪為美也忠臣不以擊姦邪為能而以去姦邪為效也姦邪之人盡是私意乘間投隙則發矣發不徒然必有所取蔡確章惇之次莫如張瑛姦邪之在國朝猶若盜賊兵火之在其家而未出其人不得安枕而卧唐穆宗時河北藩鎮跋扈為朝廷之患命賢相裴度討之而翰林學士元稹日在左右沮害

其事度不得已上論奏云去河北賊易去禁中賊難穆宗為出稹河北遂平臣竊以瑛亦今日禁中賊也願陛下早去之庶幾朝廷早得清淨二十二日呂陶云云并入此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伏見文彥博降麻後辭免次其子及除右司郎中韓維授門下侍郎未供職間其姪宗師除直秘閣士論喧沸皆謂張瑛佞邪巧媚不為陛下惜重名器欲結文彥博故任及以都司欲附韓維故遷宗師以美職臣愚亦深疑之若二人之除盡出聖意不過為彥博勳德元老今既委以重事故召及在侍從以示優禮為韓絳輔相舊臣今既勞以方面故加宗師職名以慰其心然皆未協于理蓋文及年少不學猶有童心踐歷甚淺殊無治狀右司之任都省樞要事權煩重塗轍清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一十一

峻當選高才責求成效不當以恩眷輒假也韓宗師雖生顯家素乏雅望以提刑資序日奉親庭不領官事恩祿之重無所虧薄況未嘗在文館何必更以直閣寵之若此除果出於瑛之意則私曲附會不復忌憚借陛下官爵交大臣之父子甚可駭也況嗣君冲幼大母保佑簾外之事有所不知而執政植私恩廢公議乃至於此伏望聖慈詳察姦偽參究名實因文及韓宗師辭免新命遂從其請庶允僉議又言朝廷差除雖云三省同奉聖旨其根本次序擬議進呈皆出中書所以士論歸咎張瑛傳者又云此二人是呂公著不入而瑛獨差除若果如此其阿附之迹愈更明白不可不察又如近日特起張詵知蘇州卻遷韓維之婿楊景略知揚州亦此類

也臣不敢喋喋論奏恐免聖聽韓宗師秘閣之除若出自聖意則罷與不罷更乞睿斷文及右司之命則不可不罷蓋非其人難處此位伏請除一少卿使侍其父恩禮亦不為薄 詔刑部郎中杜紘同黃廉按察成都府

等路茶事

四月二十五日蘇轍有議

又詔提舉陝西等路買馬監

牧司以川買馬支陝西馬軍據數兌陝西所買馬納京

師 錄職方員外郎張述男申伯為太廟齋郎以述在

仁宗朝嘗上建儲議故也

政目與述一子官在二月二日

詔揚王荆

王外第賜各監書一本

福州閩清縣令徐壽改宣義

郎以張汝賢言壽行鹽法之初不使民多受故也

辛酉司馬光言臣今月二日聞有聖旨令臣不候參假

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

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臣以恩禮太優不敢輒
當尋具劄子辭免今月四日又中書省錄黃奉聖旨依
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閣門告示許肩輿至內東門
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
聞奏如此則禮數愈重尤不敢當臣竊惟富弼三世輔
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見其人故特制此禮乃自古
所無願臣何人敢與為比况親屈乘輿特御小殿以臣
勤君其罪至大縱陛下優惜而天威咫尺恐隕越隨之
似此異數臣決不敢受乞只候垂簾日於延和殿引見
乞并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雖知僭越不得不承順聖
恩臣即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如
今來聖旨權許乘轎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又臣兩

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欲乞今來入見
及將來每遇入對並權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
候痊安日皆復舊規如此則曲成之仁已踰於天地非
臣隕身喪元所能報塞所有其餘恩禮並乞寢罷詔令
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餘並依
前降指揮呂公著家傳云司馬光病足瘡甚久未克入
堂或門下尚書省治事三日已未公著上奏曰光久病
在假未克陛見雖被優禮恐須躡蹻不遑未敢祗命兼
聞光亦願扶持入對然後供職況熙甯初左僕射富弼
徙判汝州仍詔入對然後疾許肩輿至崇政門令男紹
隆扶掖入對又以殿門至延和尙遠先帝特為御內東
門小殿以見之自存故事更乞聖慈詳酌上乃盡從公
著所奏而光不欲詣小殿十二日
壬戌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為明堂大禮使
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為禮儀使門下侍郎

韓維為儀仗使中書侍郎張璪為鹵簿使同知樞密院
事安燾為橋道頓遞使 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
博令赴大朝會慶賀其筵宴臨時有司取旨國忌六參
行香奉慰宣德音麻制從駕並免 詔自今監司落權
及權發遣字母給告從中書省言也 太常寺言季秋
擇日有事于明堂其朝獻景靈宮親饗太廟當用三年
不祭之禮遣大臣攝事禮部言景靈宮天興殿皆用天
地之禮即非廟饗於典禮無違詔恭依明堂前二日朝
饗景靈宮天興殿 殿中侍御史林旦言近彈奏王中
正及李憲宋用臣石得一欲再列聞已行薄責竊謂元
惡大愆實天下之所其棄今縱未加顯戮自當編置李
憲宋用臣已賜園宅亦宜追還其得一所任肘腋之人

如翟勅郭勅之類有自親事官用誣罔之勞至御前忠
佐者乞行追奪編配且又言向探報公事大理開封纍
囚相繼自去年以來囹圄頓清可見羅織撰造無所不
至如翟勅郭勅之類乞追奪編配詔翟勅郭勅郭鑒並
特降充支郡本城內翟勅步軍副都指揮使郭勅步軍
副指揮使郭鑒依舊職名郭鑒依舊職名當考錄云
既縱其誣毀又行其言新錄辨曰翟勅郭勅得罪乃坐
其探報失實不得謂之誣詆今刪去且誣罔先帝罪至行
其言二十字舊錄於此月六日書三省言尚書侍郎內
外學士待制兩省臺官左右司郎中諸路監司限一月
舉公明廉幹才堪治劇仍係合入知縣或縣令一員令
吏部不依名次差重法地分知縣令次差賊盜多處
萬戶以上縣從之新錄因舊按此事當在十一月二十
二日兩錄皆誤今不取仍附注於此其詳見七月二十
日梓州路轉運副使李琮知吉州先是監察御史孫
升言臣竊以力本厚農為治所先聖朝於勸農之令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一十七

所丁甯比年以來培克之吏徒知侵漁剝削以幸進而於勤恤之法曾不加省弊日益重穀歲益賤力本愈墮逐末愈多而培克之害於農尤甚且常賦之外誅求無名故豐年則力不足以償宿負儉歲則身無以逃鞭箠甚可哀也陛下方以惠養元元便安公私爲意故於無名之斂一切罷去仁厚之澤海內傾心臣伏見梓州路轉運副使李琮昨於江南兩浙淮南以根究逃絕爲名於常賦之外增添貫石萬數不少三路之民實被其患蓋當時各於逐縣委官以貫石萬數等第立賞所委之官意在幸賞或因緣爲姦其增添稅數多在三等已下人戶物產素薄稅賦加重一遇歉歲遂復逃移則所得不足以償所失何則挑買膏腴者有力之家而多存瘠

薄者例皆下戶李琮旣請以貫石萬數立賞又欲以此爲功以希進用所委非其人則姦弊隨生旣欲幸賞又緣爲姦膏腴之家往往幸免瘠薄下戶率增常稅力有不足欠負在身鞭箠肌膚室家愁怨是宜聖政之所深恤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逐路提舉司分詣州縣躬親取責昨因李琮根究增添第三等以下人戶稅數詣實保明聞奏並與蠲除以稱陛下惠養元元之意至是諸路言琮多以遠年開閣稅數均令人戶認納故有是命殿中侍御史呂陶言琮材短慮暗不知治體好營小利苟圖近功初爲梓州路轉運副使日起請乞令民間尋求遺利以充修造其奏劄乃云可以壯觀太平光輝全盛辭語鄙陋大可怪笑朝廷方送工部立條琮

至所部力行其說郡縣承迎風旨多端求索或於荒閑
去處起置屋宇強民稅賃或於不可耕鑿之地差人種
植或於眾人居室之前增創間架或於山野鎮市間且
集之處立行布簞斂掠錢鏹椿作遺利洎至緣琮所請
立為著令天下州縣遂打量街道分擘溝渠雖是已出
租稅之地但係侵占丈尺並令別納租錢若不承認則
徹屋翦簷然後獲免西川州郡有一處歲入八百貫以
來推之四海倍斂甚多皆琮細碎刻剝所致况修造舊
令轉運提舉司分認最為通法伏望聖慈勘會蠲放以
廣惠澤又天下兩稅折科無如川蜀之重紬一疋折三
百二十文絹一疋折三百文絲綿每兩折一十文下等
稅戶或紬絹不及尺或絲綿不及兩或米豆不及升又

緣簿帳體式匹帛須見尺穀須見升以此下戶並與同
鄉人圓零就整合旁送納所貴減得三種之耗假令八
戶各有稅錢一文折納紬即合為一旁共納一尺或七
戶各有稅錢一文折納絹即合為一旁共納一尺或十
戶各有稅錢一文折納絲縣即合為一旁共納一兩并
秤耗一兩或十戶各有米一升即合為一旁共納一斗
又納省耗倉耗各一升自來風俗如此圓零就整輸納
習以為便於稅賦大數亦不虧陷琮既萌刻剝之心無
以發端因點檢元豐五年稅簿遂指揮一路不得圓零
合旁並須逐名作一旁送納或八戶各有稅錢一文自
來共納紬一尺者今則各納一尺計八尺或七戶各有
稅錢一文自來共納絹一尺者今則各納一尺計七尺

或十戶各有稅錢一文自來共納絲或綿一兩秤耗一兩共計二兩者今則各納正色一兩秤耗一兩共計二十兩或十戶各有米一升自來共納一斗并省耗倉耗各一升計一斗二升者今則各納正色一升省耗倉耗各一升共計三升以此下等戶極爲不易況其年兩稅已畢卻於此年行遣追納一路所得亦數十萬匹兩立爲定例民何以堪又將本路納稅頭子錢不滿十文者並增至十文如此措置足見淺謬伏乞聖慈指揮梓州路頭子錢應圓零合旁依舊施行又言琮所建遺利正與陝西侵街錢相類其侵街錢已蒙放免而遺利之害尙未掃除又言琮既違條不許稅戶圓零合鈔朝廷未加之罪乃敢輒肆欺罔更於去年八月十五日與轉運

判官宋構連狀申戶部稱轄下人戶兩料稅物不依圓零就整送納虧陷省稅不少因而又欲於逐色耗上增分數此尤見其誕妄苛刻之迹且畸零稅物明有令敕指揮聽眾戶合鈔送納但於簿頭大數得足卽非虧陷省稅於條無礙琮等既不聽人戶合鈔暗加數倍之稅而又欲於耗上分釐之間增添其數乃是百姓元不違條琮等自不守法聚斂至此民何以堪其戶部見琮所申殊未折沮乃遍下諸路相度淹緩至今猶未與奪諸路以琮之說爲是則民間之稅又添幾倍矣又言琮起請收遺利充修造苛細掎斂流害四方及不許人戶圓零合鈔納稅違戾制敕於常賦之外增加數倍自元豐五年施行至今及六年一路之民所供橫斂僅及二百

餘萬匹兩臣雖累次條析論奏未蒙聽納近聞琮坐江
 淮根括稅事降知吉州臣竊未諭朝廷之意且根括無
 名之稅與增加畸零之物皆是暴斂為害實同今江淮
 之民獨被聖澤並為蠲放而巴蜀之俗未沾大惠恐非
 仁不異遠之意況遠方疾苦朝廷每患不知既知之乃
 不蒙救卹大率彼民畏官府畸零之害行已數年今琮
 雖去部而郡縣循以為例不敢輒改人人飲恨何所告
 訴則橫賦無時而已臣愚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梓州
 路轉運司曉諭人戶許令依條圓零就整合鈔納稅所
 貴德澤均及幽遠其收遺利充修造條貫亦乞檢臣累
 奏付修敕所刪改施行舊錄云先是臣僚言琮在江南
 兩浙淮南以根究逃移為名於
常賦外增稅數倍均令人戶認納故有是
 命今檢言章并入此陶言竟不知行否

京東路提

點刑獄司言提舉司別有帳今敕並依嘉祐常平倉法
 按嘉祐編敕倉敕經本處鈎磨申司農寺繳牒三司送
 鈎今義倉免役雖罷緣有官物出入係帳司拘管其文
 帳須吏人鈎考乞令提刑司候及二年別具裁損從之
新削
 去 蠲蔡州汝陽等十縣並汝州潁橋鎮人戶酒課
 去 蠲引錢從京西路轉運司請也新削
 去 詔應陝西河東
 土人因戰功補授殿侍軍大將之人不願上京者許於
 本路居住 雄州言得涿州牒今後若委所司於生餼
 目之內書寫北朝國信使副并三節人從經久為便本
 朝有司不空南朝字亦議別行改更詔令雄州移牒北
 朝涿郡今後所賜國信使生餼客省日子並折支目內
 並書北朝賀逐節名國信使副並國信下三節人從

右司諫蘇轍言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則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之疎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理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園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園丘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天慶皆用園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

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疎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踰年卽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祀事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十六日

甲子戶部侍郎趙瞻詳定役法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

洞霄宮張詵知蘇州既而御史言其昏耄罷之仍提舉

洞霄宮御史有言在二詳定元豐敕令所劉摯等言

御史有言在二

伏聞刑部郎中杜紘已降敕命同黃廉相度茶法臣等竊見自來編修官差移不定難得成書蓋前官雖已盡心後官豈敢憑信卻須盡究本末若便創行編修兼所見異同須有移易不惟歲月淹久亦致議論難合今來重修元豐敕令格式方始置局杜紘職在詳定朝廷許令權罷刑部簽書蓋是欲其專一忽差遠使秦蜀臣等深所未喻況紘曉習法令同輩少比如或改差必難得如紘稱職臣等欲乞朝廷別差官相度茶法令紘得盡詳定之效庶幾編敕早見成書從之紘竟無代者二十六年日可考

殿中侍御史林旦言熙甯初改議助役法知許州長葛縣事樂京知唐州湖陽縣事劉蒙各因人州會議役法遂自劾待罪作擅去官公罪徒二年各追一官勒停情

實可矜願令有司改正又看詳訴理所言樂京言役法不便自劾待罪斷徒二年公罪即與擅去官事理不同

合從寬減詔京特與除落仍落致仕授承議郎召赴闕

蒙物故賜帛五十疋付其家京蒙去官在熙甯四年十二月禮部言

元豐新禮皇帝祀天服大裘摺大圭今大裘雖以黑羊

皮為之乃作短袍樣襲於衮衣之下仍與衮服同見及

大圭之制圓首前詘慮於禮未合請下禮部太常寺討

論改正今取舊大禮所用大圭長尺二寸蓋以寶玉難

得止用西魏以來制度為之欲依西魏隋唐玉笏之制

方而不折上下皆博三寸長尺二寸其厚當約今鎮圭

樣制其大裘別作討論從之仍將來明堂用減輕大圭

禮部又言王安石薨在神宗皇帝大祥內皇帝更不

舉哀成服從之

刑部言舊刑部覆大辟係置詳覆司

自官制行詳覆案歸逐路提刑司刑部不復詳覆亦不

置吏今當復置詳覆案置行案二人不行案二人其職

級止用本部舊人毋用專置從之

河北轉運判官杜

純言河防舊隸本司其決溢計之今日未嘗加多自置

都水監遣丞治水專領其決溢比之前日亦不加少緣

決溢之多寡實不繫置與不置別司近添差都水使者

一員治水竊謂用材役民以備水患事責同異委有妨

闕請都水監不必分官專治止可責成本司既減外監

官屬宜置本司屬官二員往來勾當隨事緩急以時計

置使副判官互出臨按事責歸一其物料請如舊監以

他路所出之物應副從之

七月未劉
摯云云

湖北都鈐轄轉

運司言誠州地林等溪峒一千四百五十四戶惟楊族

一姓補充班行其姚石龍盧吳家數姓亦大族頗懷缺

望兼楊氏族亦有漏補未均及請受不等請更定料錢

衣賜給遣庶事體一同今大由地林楊溪古鐵胡耳西

道塞溪等並沅州舊管溪峒招納十餘年始割隸誠州

內胡耳西道塞溪只詔不許招納其大由等團結若與

補正名目其食料錢等慮與胡耳等蠻相異致訟詔湖

北都鈐轄轉運司並依胡耳西道等團峒施行有未便

仰具以聞 詔誠州修建羅蒙寨天材大由堡效用歸

明班行頭首等八百四人轉官加級賜帛有差以獻納

地土採斫竹木開通道路之勞也

乙丑荆湖北路轉運司言沅誠二州今既罷免役法若

遠依內地差徭恐新附蠻人難從一律請沅誠州募役
仍舊俟新附之人日久馴習即視辰州例差徭從之無新
右司諫蘇轍言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為穀帛
民之所生也故斂而藏之於官錢幣國之所為也故發
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
用足焉故自熙甯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
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
入官者惟有茶酒稅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
苦乏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甯以來民間出錢
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間官
錢搜索殆盡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交田夫蠶
婦力作而無所售常平役錢山積而無救饑饉蓋自十

餘年間積成此弊於今極矣朝廷近日雖已減損常平
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
見錢百物益賤譬如飢人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久渴
不治亦能致死臣竊見國朝建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
山河之固以兵屯為險阻祖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
食內實根本外威四鄰方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歲
運損耗糶賣不節太倉無五年之蓄國計寡弱有識之
士為之寒心至於諸路軍糧大抵無備熙甯之間東南
大旱民間闕食官欲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斂
斗石之粟以濟億萬之眾勞而無益徒以為笑然今諸
路轉運司久以商賈不行農民罷病故酒稅不登收買
軍器雜物封椿闕額衣糧等事故經費不足朝廷雖欲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一十一
內實京師外實諸郡有司匱乏勢無所出臣欲乞指揮
東南諸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見錢遇年豐穀帛價
賤預買三年上供米及本路州軍三年衣糧限以三年
節次收糴重立禁約不得別作支用仍於五年內收簇
錢物撥還常平倉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糴物及所
還數提刑司保明申戶部點檢有無違法聞奏應干借
錢糴買事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聞奏但令錢幣
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轉百貨倉廩充實足以贍養諸
軍備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利矣如許臣所請狀
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貼黃稱所借常平司錢非是直取
以供國用當指揮轉運司勒令如期撥還務令常平司
錢久遠不匱轉運司緩急有所借實長久之利也 殿

中侍御史林旦奏

編類章疏
正月九日

乞特詔有司以臣所言參

用前議銓擇在京倉庫場務及刑獄官司應用倉法者
許仍舊外他司官吏各隨罪犯以敕律科斷其緣而制
祿者視此裁損所有向來遷補出職合得恩例卻依舊
法施行

從違
當考

丁卯詔大理評事以上毋得更試刑法

右司諫蘇轍

言臣前四上章言蔡京知開封府推行役法明知舊法
人數冗長近降聖旨許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
定差亦無日限而京違此指揮差人監勒開祥兩縣一
依舊發人數於數日之內差撥了當意欲擾民以沮成
法兼京曲法庇蓋段繼隆賊汙公事乞先罷京差遣催
督大理寺結絕斷遣不蒙朝廷施行尋因京陳乞外任

特除知真定臣復上言真定大藩不當付新進有罪未決之人朝廷並不省錄今臣竊見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蔡蒙施行役法不曾相度有無妨礙督迫州縣差撥衙前詳定役法官韓維等言其害人即日降知廣濟軍臣竊詳蔡京蔡蒙均是奉行役法用意刻薄欲以騷擾百姓敗壞良法而京官在侍從朝有黨人擢為藩帥蒙以官單無黨黜為知軍同罪異罰公議不厭臣又見大理寺勘得李雍經開封府論段處約將父知濟州段繼隆進奉空名狀召人承買要錢三千貫奏邢州張家假作外甥事臣看詳李雍所告段繼隆罪名不輕若不得實卽李雍無緣不坐誣告之罪此乃官司行遣之常蔡京無緣不知今旣以段繼隆為無罪又卻判放李雍自相

違背有同兒戲則其受情反覆不待勘劾而明今大理寺乃敢公然用情恣京妄亂分析更不勘出情弊臣今訪聞得案內本寺容縱京等不依公盡理根勘事節謹具畫一如後一李雍初下狀論段處約等京為處約是尙書都省主事有官合申省勾追卽判申字旣而又言處約恐未是主事抹卻申字判勾餘人勒段處約分析詣實申此一節顯是情弊段處約若係主事卽合申勾若不係主事卽合直勾豈有抹卻申字便不勾追之理顯見段家關節未到京卽依公申勾處約關節旣到更免勾追一李雍論處約賣奏薦恩澤已有錢數實狀及買賣主名自合將下狀及被論人并一行證佐送所司根勘今但勾到證佐信令虛妄供狀稱不是召人承買

手分王事安乞送所司京執不肯只以所供虛妄狀詞
為憑顯是情弊一京既不肯根勘詣實卻更分外為處
約巧作方便會問進奏官奏了何人要符合處約分析
臣未嘗見官司根勘罪人不合兩詞自相對辨卻為罪
人外求證佐便為了當一京既憑眾人虛詞執李雍元
狀為誣告已判一勘字即是欲勘李雍誣告之罪後來
又卻抹卻勘字判一放字顯是心知李雍不是誣告不
敢勘問今大理寺卻縱令京等妄稱李雍係自首故判
放字臣看詳李雍只是自首同情賣官之罪即不曾自
首誣告段處約之罪何緣以自首判放信意虛妄如欺
小兒大理寺官吏無緣不覺顯是用情庇蓋右乞朝廷
詳酌上件四事即京之受倖曲庇段處約等上書詐不

實徒二年私罪及賣官三千餘貫未入已贓罪縱無情
弊其昏繆不職已當責降況有上件四事情狀甚明兼
有前來差役不當與蔡朦同罪積此姦弊合行重責其
大理寺官吏輒敢觀望權要用情故出蔡京情罪亦乞
重行責降如朝廷未以臣言為信乞送御史臺重行根
勘即見實情究竟如何初御史中丞劉摯言摯此章

時因五月十二日詔孫覺等修立學制附見臣竊以學
按後來摯乞罷置局乃是五月十五日奏也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羣居眾聚帥而
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為學校設者宜有禮
義存焉可也比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
是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疑密士之學於其間者轉
身舉足輒蹈憲網束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

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法有大
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
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眾足
以為證佐以防私情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
繆先王意哉私情賄謝如是真可以絕之乎而又齋數
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兼巡如周易博士或巡
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
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
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蓋其
意不如是之疎也其道不如是之殼也案殼薄也義可通先王
之於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道則人必有長者君子
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

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況夫
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
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
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
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可以法害之
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
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干求饋受自依敕律仍
乞先次施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
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於今者有所增損著
為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斷

續資治通鑑卷三百七十七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五月戊辰詔給事中兼侍講孫覺祕書少監

顧臨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程頤同國子監長貳看詳

修立國子監太學生條制十月未學考功郎中王子

韶為吏部郎中既而御史呂陶言子韶猥陋不謹罷之

改主客郎中以主客郎中周尹為考功郎中呂陶言在

今并附此 詔大理寺公案日限大事減十日中事小事各

減五日 又詔禮部自今乞試童子誦書所屬毋得收

接 中書省請自今蕃部有犯除依法合裁減外並令

本處依條斷遣毋得一例申奏從之 詔著作郎范祖

禹宣德郎游師雄朝請郎張璠承議郎朱勃並令中書省記姓名以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薦也 詔奉議郎

郭知章令中書省記姓名以江淮等路發運使張汝賢

薦也知章龍泉人政 詔太祝兼奉禮罷太官令從禮

部請也鮮于侁傳云侁為太常少卿會罷太常寺太祝

有學行古制理難廢減請復置仍請自朝廷選 皇城使

欽州防禦使吳舜臣為永裕陵使 是日左僕射司馬

光初入對于延和殿子奉議郎正字康扶侍賜康緋章

服王巖叟朝論十二日司馬君實參告見于延和初令

不敢掖又傳詔曰合康扶相公既拜稍掖之升殿康退

能立則賜之坐拜畢不可以 環慶路經略使范純粹

支持遂遣御藥押入門下省 奏據本路第二將狀申據提舉巡防侍禁戴榮申今月

三日依例選差蕃官朗伊等硬探西界屯聚人馬煙棚

遠近次第至四日據朗伊等稱探得西界大寨西有人

馬下寨朗伊等只於水泉伴溝內藏泊體探人馬動息

次第望見野寨內三人於水寨內取水朗伊等當時先

捉下取水三人又逢見西界硬探人馬捉到二人馬四

匹共五人馬四匹不敢擅便放去監領前來申上本司

檢會自來不住指揮沿邊將分城砦并巡防漢蕃使臣

首領等鈐束手下人兵各守疆界如是賊馬侵入漢界

仰痛行掩殺即不得令人馬擅入西界捉殺人口引惹

邊事今來上件硬探人輒于界上收捉人口顯屬無名

所有捉到人比欲申奏取候朝廷指揮竊緣事繁機速

理難待報益西人近于涇原作過至今尚未放散見今

于本路到境亦有人馬盤泊今來既無名捉到西界生口五人馬四匹若不逐急送還聽候朝旨遷延多日深慮對境盤泊人馬忽作酬賽夤夜奔衝別生邊事增長怨隙卒無已時本司已逐急將元捉事人對捉到西人面行責問諭以朝廷方今務在綏靜之意若西人犯侵即須痛行掩殺彼既別無侵犯何得擅有捉虜及對西人將元捉事人一例柳項諭以不容之意仍差得力使臣監護捉到人馬送第三將卻令量帶軍馬于元捉來道路踏高占穩送還西界去訖其捉事人本司見一面施行次貼黃臣自到任以來嚴戒邊上漢蕃人戶禁絕侵漁結隙之弊訪聞西人粗相信伏彼亦無甚生事今上件人輒有捉虜若不如是急急送還非以示臣純粹

之意即恐有害大信立致報復自此漸至生事伏乞朝廷照察

二年五月十三日奏此當刪取其要

已巳揚王顥荆王顥遷外第太皇太后皇帝幸其第詔

顯二子頽七子並特轉一官

云二王始遷于親賢宅未遷之前哲宗車駕臨幸按行新第既遷諸男孝貽等各轉一官制詞云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召弟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法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義二聖不同同歸也明日呂大防于道可以為萬世法此語蘇子瞻所作也

范純仁妻入見太皇太后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尚食甚恭皇帝待之亦盡禮吾老矣深以此為喜

又曰仁宗事燕王盡子姓禮王頗自重但以行第呼仁宗雖禁中服用王輒取之仁宗不敢言吾二兒豈敢如此

此

庚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知應天府王益柔卒
王申文彥博言復舊差役法議臣之中少有熟親民政
者故議論不同刺史縣令最爲親民之官且專委守令
差定役人編成籍條列自來體例條貫上轉運司如各
得允當卽具申奏仍稍寬期限使盡利害其詳定役法
所止據逐路申陳看詳定奪詔付詳定役法所 陝西
路轉運司言將來郊賞乞于封椿錢內支撥詔給本路
常平錢十萬緡 尙書省言元豐六年江淮等路發運
司奏兌買在京封椿闕額禁軍糧米五十萬石價錢限
半年上京送納今淮南災傷賑濟慮有闕乏詔令淮南
轉運司相度本路如闕斛斗仰依元豐六年例 監察
御史韓川言請應選人試中許出官者自今並與免試

詔吏部立法以聞

新錄無

癸酉復左右天廡坊 廣南東路轉運司言韶州告發
泰興銅場買銅錢乞依岑水場于永通監支給應有銅
坑興發並依岑水場買銅條以永通監錢收買從之
詳定重修敕令所言應官吏民庶等如見得見行條貫
有未盡未便合行更改或別有利害未經條約者並許
陳述從之

甲戌詔三京依舊置分司官 詳定役法所言元豐合
場務錢每年以諸路移那一百萬貫赴內藏庫寄帳封
椿請自今留以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等費
從之 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奏刑房送到詞頭奉聖
旨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追觀察使遙郡防禦團

練使刺史依舊客省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發赴本任臣等看詳張誠一無故多年不葬親母既非身在遠官又非事力不及冒寵忘親清議所棄猶獲提舉宮觀已駭物聽况諫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槨掠取財物使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為過使誠無之亦當為誠一辨明緣事係惡逆不道非同情常罪犯不可以不盡根究今既體量未見歸著即合置司推鞠盡理施行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貼黃稱據京西提刑司體量文字稱誠一取父排方犀腰帶緣葬埋歲久須令工匠重行裝釘是時誠一任密院都承旨當直人從皆可考驗又慮棺柩內更有賊人盜不盡物為誠一等私竊收藏其族人當有知者臣等欲乞詳酌依上件事理根究施行舊錄云左司諫

王巖叟言誠一盜取父墓中犀帶按巖叟言章已見四月二十六日今不復重出但取蘇軾等所論具載之六月十二日乃責左武軾百祿又奏刑房送到詞頭奉聖旨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為誰氏強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于揚州居住臣等看詳李定所犯若初無人言即止自身負大惡今既言者如此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為害不淺兼勘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于禮自不當從政定若不乞必致人言獲罪不輕豈可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貼黃稱準律諸父母喪不舉哀者流二千里今定所犯非獨匿而不舉又因人言遂

不認其所生若舉輕明重即定所坐難議于流二千里
 已下定斷王巖叟等劾李定與張誠一同見四月二十
所生父沒始解官持心喪劉摯言其不持服也新錄因
舊文稍刪改云定父沒始解官持心喪劉摯言其不持服也
其不持服按舊錄蓋定之黨所為故不敢正言其罪新
錄亦復承用悖語誠不可曉今取蘇軾等繳奏具載要
須附以劉摯本章如軾等所論父年八十九歲乃乞侍
養必摯詞本所後如何行遣六月
軾等繳詞頭奏仍坐巖叟章
 旨許臣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伏緣三省樞密院
 各有職事難以臣故必令三日一聚檢會去歲曾有指
 揮遇假日有公事許于東西府聚議其東西府近北舊
 有便門臣欲乞于近南更開一便門臣近緣足疾未愈
 乞遇假日或日晚執政出省後有合商量公事許乘小
 竹轎往諸位商量其諸執政有欲商量公事者亦許來

臣本位更不一一奏聞所貴論議詳盡事無留滯從之

詔司馬光差提舉編修神宗實錄並明堂大禮使可

並放謝所有敕二道仍令閣門差官降賜御集十日殿

前都馬步軍司承旨司言拍試陝西集教保甲都教頭

等十八人馬步射事藝詔都教頭引見呈試特旨改換

班行指揮勿行其教過番次人止令轉資賜帛有差

吏部言按閱河東路團教保甲所保明提舉官東上閣

門使王崇拯勾當公事右騏驎副使宣宋內殿承制閣

門祇候鄭勝內殿崇班陳聿到任各給半年兩次按合

格事藝人數依格各合轉官減年磨勘詔減半酬獎內

王崇拯累經集教轉官及係橫行使其減年特回授與

有官兒男詔趙普子孫趙翥趙譽各特給與初官一

半俸給王巖叟三事當係二一年四月十日後此時未有言也

乙亥右司諫蘇轍言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數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于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為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強很傲誕其于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忠朴

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遑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辯破難琦說仍為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于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根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于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

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于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眾涉入賊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芻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

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卽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也若其私行險薄非人所爲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旣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讐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旣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甯之獄以尼其歸安石覺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一十八
被召卽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
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田產使舅鄭膺請
奪民田使僧文棲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
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
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
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于辛酉故謂之齊年
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
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
深故雖欺君之言見于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
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摘不遺
餘力必致之死此犬豕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
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

信于己必取仁于父兄信于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
廢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
忍則至于弑君欒布惟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
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
俱爲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
厚不殊至于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
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
天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于曹公而牢之見殺于桓
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
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
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于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
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以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

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謀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眾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性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忝寡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鉄鑽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魍魅貼黃稱呂惠卿用事于朝首尾十餘年操執威柄凶詖所及甚于安石引用邪黨布在朝右臣陳其罪惡必陰有為之游說以破臣言者惟聖明照察不使孤忠橫為朋黨所害

丁丑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河東五路經略安撫司常平倉司管勾官並罷

戊寅直龍圖閣權發遣熙州趙濟知解州左司諫王巖叟言濟先以贓汙不法坐廢于家後以李憲一言遂復為帥未嘗以職事為憂而日與將士蒲博為戲無帥臣體請削職置之散地乃詔落直龍圖閣差管勾中岳廟

落職管廟并王巖叟言章在二十七

吏部郎中范純禮詳定

役法後五日罷之

純禮亟罷詳定役法必有故當考

判大名府韓絳

乞寢子宗師直祕閣之命從之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

伏見五月四日敕命除文及為右司郎中韓宗師直祕閣尋聞臣僚論列兼宗師父絳繼有辭免遂罷直閣之旨而及之除命未賜指揮切以都司職任上副丞轄下

總二十四司之事而館閣設官以文學名職皆號為清
望之選固當無間寒畯不宜專用子弟此所以招言者
之論而不能服眾人之心及與宗師差除之日適在文
彥博入朝韓維進用之始故議者咸謂執政臣僚見二
人進拜所以擢其子姪迎悅其意以立私恩此亦陛下
之所宜察也國家名器本待才德但用之以公明人無
不服今宗師既罷則及之新命亦望追寢不須更俟其
遜避所貴稍申公道以息羣議若以乃父彥博在朝欲
及便于侍養卽在京甚有職任可處兼平章事乃是朝
廷執政正與都司相干亦合回避以此罷之不傷陛下
恩禮也六月八日及改少衛尉劉摯集有此奏議今依
議乃無之雜錄又繫之王巖叟恐雜錄誤今依
摯先是劉摯言臣伏以辨大姦而救未萌人臣之先識

褒遺忠而發潛德國家之令典臣嘗觀熙甯之初王安
石以道義文學起而輔政先帝舉天下聽之天下士民
亦罔不指期以望太平上下向之無異辭當此之時故
諫議大夫呂誨為御史中丞獨以為不然屢有奏論其
略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
生者必此人誨坐是貶官于外未幾亡歿其後安石與
其朋黨變亂祖宗法度專以聚斂為事顛倒邪正進退
失當廢民之所同欲興民之所同害欺罔朝廷天下被
其患者十七八年其間雖有踵事增虐之人然要之權
輿造端實自安石始四海困擾皆如誨言誨可謂前知
之明矣誨名臣之後為人忠信剛正立朝行已有古人
之節大臣之風在言路前後三黜皆以擊姦邪忤權勢

最後猶以直道大義為公論所高誨之死于散地在熙甯四年官至侍從而朝廷未嘗有所贈卹誨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碌小官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惠綏生民修明庶政以成就先帝求治本指昭顯于世而開獎言者孜孜聽納凡臣子在前日輸忠顯直嘗有一言于朝者莫不收拾褒用之而誨不幸既亡不見遇于今日此天下有志之士所以嘆惜而不能已臣不勝愚慮欲望聖慈嘉誨之有識敢言言不獲用利不得及于世哀其志節特賜褒贈及賜諡以表顯之錄其諸孤稍賜任使非獨以慰幽壤蓋亦以勸天下之忠義而愧人臣之為姦諛者非小補也于是尚書右丞呂大防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言故御史中丞呂誨忠于先朝極陳讜

論致忤時宰譴死外藩今其家貧甚諸子仕于常調請

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詔誨特贈

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劉摯先以四月二

防范純仁所言與摯略同必因進呈摯章故有此命舊錄但舉大防純仁新錄因之似太疎漏也今追記摯所復忻州定襄遼州榆社平城和順甯化軍甯化

汾州孝義潞州黎城縣已卯尚書省請六察旬奏改作季奏從之詳定役法

所言新敕罷天下免役錢緣元豐令修造營房給免役

剩錢又和雇遞馬及雇夫并每年終與轉運司分認三

十貫以下修造及舊係役人陪備腳剩之類更有諸州

造帳人請受并巡檢司馬遞鋪曹司係代役人應用紙

筆並係支免役錢今請支現在免役剩錢候役書成別

行詳定從之其免役積剩錢應副不足處依嘉祐已前

敕條條不載者奏王巖叟言福建免役剩錢或附此已諸路坊場免役剩錢三

辛巳中書舍人蘇軾言臣近奏為論招差衙前利害所

見偏執乞罷詳定役法尋奉聖旨依所乞今來給事中

胡宗愈卻封還上件聖旨竊緣聖旨本緣臣自知偏執

乞罷即非朝廷以臣異議罷臣胡宗愈不知誤有論奏

重念臣前來議論委實疎闊又況衙前招之與差所繫

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臣既不同決難隨眾簽

書伏乞依前降指揮早賜罷免御史中丞劉摯言聞

中書舍人蘇軾辭免詳定役法有旨不許又具辭免者

竊以差役之法最今重事陛下欲使利害曲盡置局講

求此甚盛德然自置局以來為日浸久未見就緒而議

法之官頗已屢易今聞軾以議有異同力欲辭避人人

如此則法度之成何時可冀乎臣聞五味不同而適于

口者味相足也五聲不同而悅于耳者聲相備也一可

一否一是一非雜然並作此議之所以同歸于善一人

曰可皆曰可一人曰是皆曰是信如此又何以議為哉

議有異同正宜反覆曲折相足備以趨至當而遽為避

就則非獨議法難成使姦人伺隙乘釁搖撼法意非國

之計也臣願深詔執事者毋以小利妨大體使利害曲

盡以稱朝廷之意所有蘇軾且令依舊詳定仍乞催促

成就以時布宣鎮慰天下喁喁之望又言呂大防范純

仁韓維皆係朝廷遷擢兼官為執政事無不領雖離去

本局其責尙存軾若陳乞獲免則不復干預非大防等
比不可不論也御集二十六日軾依舊詳定役法不知此後如何又言臣伏見
天下役人已復差法自置局以來未見修立畫一條制
昨者雖有指揮令依熙甯元年以前舊法施行緣熙甯
以前敕條其間亦有不可行者兼近降二月四日敕命
自有與熙甯以前條貫牴牾相妨如役人正身不願者
今來兼許雇人而嘉祐舊制如耆長弓手之類須正身
充役臣不知見今州縣如何施行且繇役大者無如衙
前始者改法一槩鄉差旣而復以坊場等錢雇募未幾
又改雇募爲招募三二月間命令屢變臣恐天下循用
或有疑誤而異意之人因此窺伺臣竊料朝廷欲候諸
路申請然後立法如此止是一路事件臣欲乞指揮先

立通用役法條貫將近降累次敕命大意爲主畫一立
法先次頒行若諸路有未便方聽申明隨事別降指揮
所貴天下先有大法可守不至乖戾

壬午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見內臣李憲陳乞于西京
或鄭州居住臣昨者彈劾憲及中正用臣得一等四人
之罪皆天下切齒以爲元惡大姦者而陛下以天地爲
度特寬兩觀之誅止于奪其一二官秩付以優閑之職
公議鬱鬱殊不厭服臣愚誠不欲傷陛下包含保全之
恩故未敢再三論列然小人之情窺測上指見陛下至
仁曲爲貸免便以爲已無大罪因可以僥倖故輒陳情
伏緣臣子之義一被遷降卽當皇恐奔走上道深自推
省豈得偃蹇不伏自求私便按憲之罪在四人最爲深

重今又敢慢棄君命詐疾免行公然驕欺無復忌憚中外憤嫉益以不平伏望聖斷暴憲之惡別行竄放所貴國法稍正而陛下威令稍行以戒欺君罔上之人貼黃稱臣奏謂憲等事狀比之甘承立其罪尤重而行遣不同緣國法施于小官而不行于權臣是政令二三也則何以服天下今憲又敢偃蹇自便慢陛下之命伏乞照會比類承立事理施行元祐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八月十四日蘇轍言憲以宣察明道居善地不知摯此章竟從與否當考四月四日憲以武信留後永興副總管就差提舉崇福宮仍令西京居住處九日又降一官改明道不知卻于何右司諫蘇轍言臣聞世無不敝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竊見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役小民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為差役

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為免役之害雖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敢推言其故惟陛下察之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人致其力以供上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差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多稅戶家有田產誅求必得吏少廉謹凡有所須不免侵取故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自衙前有公使厨宅庫之苦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柴之勞下至耆長壯丁有歲時饋運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為怪民被差役如遭寇虐神宗皇帝照知此害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寬剝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今朝廷既已復行差役除見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壯

戶長弓手散從官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
賀何者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
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
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
吏誰不動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
訪聞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
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于聖政為損不細頃
者朝廷初革眾弊士懷異議多被遷逐睥睨新政幸其
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彼立異之
人他日必指以為據臣欲乞明降詔書丁甯戒敕監司
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
人無異應係日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

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榜州縣使民

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

坐庶幾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賜

深矣權江淮荆浙等路制置鹽礬兼發運副使朝議

大夫直龍圖閣蔣之奇為天章閣待制知潭州韓川孫

命在六月八日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已

降旨令獨班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凡同三省樞密院

奏事並序位在宰臣之上禮部言祖宗神御並合

綬罷提舉崇福宮令供本職禮部言祖宗神御並合

塑配饗功臣侍立太祖神御前塑趙普曹彬太宗神御

前塑薛居正石熙載潘美真宗神御前塑李沆王旦李

繼隆仁宗神御前塑王曾曹瑋呂夷簡神宗神御前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一十八

臣乞先行議定本廟配饗功臣修塑如未議定請依例

權塑侍臣二員從之權塑二員亦可見鮮于侁當時議論所自其所塑何人當考

右司諫蘇轍言朝廷近差杜紘與黃廉同體量蜀中茶

法紘為詳定編敕所奏留欲別差一人庶廉不敢以課

利增虧自為身計盡見茶法利害詔按察成都等路茶

事合黃廉各與逐路轉運司同共繫書以聞轍恐廉自

此時或已有提舉茶馬之命矣四殿中侍御史呂陶

言皇城使蘇緘忠義死節其子子元近任朝奉郎乞換

武官舊制換過武臣多自樞密院便除知州軍差遣乞

下樞密院除荆南極邊差遣從之子元尋差知新州據蘇軾外制新

差鄜延路馬步軍都總管李浩徙河東路馬步軍副總

管以自陳避趙高也復吉鄉軍為慈州

甲申皇城使嘉州刺史內侍押班劉有方為招宣使

詔守令考課入優等者取旨特與推恩從御史上官均

請也 詔諸豫買紬絹直除專條外並給見錢依條限

正月十五日支足若過限或刻納欠負或以他物充折

者各杖一百 右正言王覲言吏部員外郎呂升卿有

狀引用朝旨及先帝德音乞理知州資序貪競反覆乞

行劾問詔呂升卿通判海州 詔駕部員外郎賈種民

知臨江軍御史林旦言其天資邪佞故黜之舊錄以為漢陽軍按

漢陽復為軍在六月八日此時未也今從呂錄故翰

公著家傳種民尋改通利軍六月二十六日林侍讀學士賈黯親孫一名以黯預修撰英宗皇帝實

錄未及推恩而卒也 樞密院言將副任滿按到軍兵

事藝類多再任例滯待次之人請諸將副任滿監司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八

委官按試所將兵事藝並須及等應法及五分已上候到院先次與差遣斟力不及等二分已上見係六等差遣人降一等餘送吏部合入差遣從之

乙酉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臣聞事有利于目前而爲終歲之患者有便于一時而爲終身之患者無知之民暗于利害不能自計往往就近利而忘遠患惟在上之人與之長慮熟計謀始要終故不獨爲目前之計而有終歲之便不獨爲終歲之便且有終身之利故天下之民受實利于上而無憔悴困窮之後患矣夫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爲終歲之患者青苗是也自熙甯以來始行青苗之法散斂之息不過二分而民間之私貸其利常至于五六或至倍蓰其法疑若便

民矣然自行法以來錢幣日寡民用日困天下之民不以爲惠往往偶語以爲在上之人取贏于下耳何則民間私貸其利雖厚然貸于春者冬未必償就使償之未必充數又緩急多少得以自便其貸于縣邑也則不然其出有日其納有期有追呼督催之煩有道途往來之費方其散也往往利于目前之得或輕用而妄費及其斂也迫于期會必至于賤賣穀帛而苟免刑責縣邑收息雖止于二分及計民之費用賤售穀帛耗失常至于五六其甚者波蕩貲產終身不復自振此臣所謂有目前之利而爲終歲之害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是也今之議者必以爲往時之散青苗出于抑配故有前日之弊今日募民之願取者然後與之而有司又不以

多散爲功則民必以爲便臣以爲不然今天下之民十室之中費用匱乏者十之六七誘之以青苗之利無知之民不暇遠計必利一時之得紛然趨赴雖曰不强抑配然以散斂追呼督促之煩道塗往來之費輕用妄費賤售穀帛之患未免如前日也則是誘之以目前之利而陷于終歲之害甚者貽其終身之患此非法之善者也或者以爲今罷青苗之散則貧者必取于豪右之家而有倍蓰之息臣以爲青苗之息輕則民願就而自陷于後患私貸之息重則民憚取而無異日之害使其不得已而取之于豪右之家則償之早晚緩急多少得以自便非有追呼督促道途往來之煩費賤售穀帛之弊也此利害得失較然可見矣昔西門豹爲鄴令發民鑿

渠引河灌田人以為病豹曰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其後皆得水利民以給足夫西門豹區區爲一縣令耳猶思爲後世之利況聖明在上綏輯四海固宜長策遠慮爲萬世計豈當使斯民悅目前之利而陷終歲之害哉臣願陛下節邦用薄租稅省力役清刑罰禁盜賊愛而不傷安而不擾則天下之民耕田鑿井晏然自裕于太平之澤不必待青苗之散而後可以富足也故臣願行閏二月八日詔書罷去青苗復常平昔年平糴之法資萬世之通利也願陛下明詔左右大臣詳計而審行之 太僕少卿李周言準差至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路相度措置興置馬監所有逐路應管兵部錢物乞令椿留在彼以備置監支用兵部亦言本部所管錢

物依條許召人兌便起發上京送納今欲依李周所乞
並隨處封椿準備置監支用今後權住兌便起發從之
元祐元年五月內事據三年四月二十日兵部狀增入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八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六月戊子詔新復州縣知州軍並堂除選餘
吏部選 司諫王巖叟言伏觀三月二十八日聖旨其
見任職事官有舊帶待制已上職者並還舊職竊見兵
部尚書王存舊帶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後及二
年乞補外郡朝廷除樞密直學士令再任存堅懇辭免
竟不曾受告只自龍圖閣直學士遷兵部尚書今既立
法許職事官帶舊職則王存止合帶龍圖閣直學士不
合帶樞密直學士豈可以不受告之寵名便為己曾帶
之舊職蓋張璪與存是親故因緣依傍以行私意眾議

不平謂瑛以姦邪附會致位政府聖明在上自當竄逐而陛下曲示涵容以存大體瑛固宜惴惴小心以不欺爲報而益敢肆於爲姦將陛下名器作人情故使外人皆曰王尙書帶密學甚得親家力臣旣聞之不勝其憤按瑛天資邪佞安於爲私欺朝廷多士如無人賣國家美官如己物近又除文及韓宗師之類固非一事陛下如何可防一日萬幾防之得無勞乎宗廟至重陛下何不求賢以自佐而使聖心日逸而無憂也伏望睿慈早賜罷免以清聖政爲天下福臣不勝懇懇納忠之至貼黃王存元是龍圖閣直學士因何便帶樞密直學士令改正施行亦足使姦臣知懼不敢公然欺罔陛下矣陛下近因韓絳辭免宗師除命遂從其請恩意不傷事體

以正中外之人無不仰望聖德

己丑御批兵部尙書王存元是龍圖閣直學士近因復帶職何故卻除授樞密直學士可具因依進入中書省奏王存元昨自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滿二年除樞密直學士未受命改除兵部尙書今尙書復帶職爲存元曾除樞密直學士難以卻除龍圖閣御批見任職事官近降指揮有舊帶待制已上職者並還舊制聞王存元舊帶龍圖閣直學士雖曾除樞密直學士緣當時辭免不曾受告若依新除指揮合與不合便除未受告之職可議奏進入中書省奏存元昨任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又除樞密直學士未受命間緣官制改除尙書更不帶職經今二年近降指揮職事官許帶舊職若卻除龍圖閣

直學士卽降職一等此據御集王存除密既而輔臣入直在四月十八日對太皇太后問主王存者誰邪門下侍郎呂公著言臣實與三省共議太皇太后曰聞王存附會王安石進不以正公著曰安石初執政時未建東西府存與安石對門居踰年不一過之士人至今稱是太皇太后曰若然則無疑矣 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言權茶司買馬場并綱馬上京及支過本路糧草等請歲計數令權茶買馬司以頭子錢撥還從之

庚寅通直郎根究上供錢物張升卿言綱運入門令門司置籍錄部押人姓名起發月日物色名數申所屬省部寺監下庫務交納庫務具年月日正剩欠數申寺監從之 太常博士呂希純言皇帝親祠明堂請依皇祐

及嘉祐熙甯故事復設小次俟皇帝初獻畢禮儀使奏請歸小次三獻畢奏請就版位恐議者以元豐新定禮文皇帝立於阼階故因去小次請自今仍舊設於明堂午陛之東太廟卽設於東階之下太常寺參詳景靈亦合設小次於東陛之下從之

辛卯監察御史陳次升奏編類章疏竊以民財有限取

之不可以過多邦賦有常用之不可以無節熙甯以前上供錢物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斂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惟務刻削以爲己功若減一事一件則據其所減色額責令轉運封樁上供別有增置合用之物又令自辦上供名件歲益加多有司財用日惟不足既無家資之可助又無鄰粟之可貸必至多方以取於民

非法之征其來乃自乎是且人生而莫不有惻隱之心
豈無愛民之意比年監司多以培取相高者蓋迫於歲
計不足其勢不得已而然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輕徭
役薄賦斂澄汰培克崇尚忠厚天下之人莫不咸被德
澤歡欣鼓舞屬心內附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然而額
外上供之數未除竊恐異日供應不辦官司則有失職
之責苟欲避免侵漁之患復從而至何足以上副陛下
仁厚之德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勘會熙甯以來於舊
上供額外刵行封椿錢物並與放罷庶使官吏不至過
有誅求而民無騷擾之患
癸巳詳定役法所言臣僚上言應坊場乞罷實封投狀
之法立中數為額詔韓維等相度以聞欲乞以前界買

撲錢委本州看詳若累界有增無減即取累界中次高
一界為額前後拖欠數多及累限無人承狀雖有人承
買比最高價虧及五分以上者縣相度減定申州與轉
運司次第保明申省仍立界滿承買抵當約束餘並依
舊條從之新舊錄繫此事於十一月四日按八月二十
二日戶部言出賣戶絕田宅已有估覆定價
欲依買撲坊場罷實封投狀從之然則八月以前實封
投買坊場法固先罷矣又按劉安世言元祐六月七日
有敕罷實封投買坊場法以此二事證之新舊實錄必
誤今自十一月四日移入六月七日編錄條貫亦六月
七日聖旨呂陶乞罷實封附四月卻至月未
劉摯正月九日先有論列此蓋從陶請也
甲午朝散郎吳革為江東轉運判官尋罷之先是轉運
判官三員革替齊堪而劉拯尚在任有詔止除一員故
也革罷在十一
日今并書之詔諸路轉運司每歲支移折變並須
躬親審度地里遠近順便體問收成豐歉去處遵守詔

條禁戢官吏務從民便 復安州景陵縣為州復鄂州
 漢陽縣為軍漢川鎮安州雲夢鎮荆南玉沙鎮板江鎮
 建甯鎮歸州興山鎮並為縣 戶部言百姓昔年請鹽
 謂之蠶鹽及至絲蠶之時大有所濟然後隨處納錢入
 官昨因言者罷所依蠶鹽止令百姓虛納鹽錢於義未
 安請依舊依蠶鹽從之 樞密院言西人遣使入貢計
 會地界合要承旨司官同其檢詳本末計議事體詔左
 司郎中劉奉世權樞密院承旨公事候邊事了日依舊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竊以國家之患莫大於發政行
 令而人敢違人臣之罪莫大於邀功罔上而為國生事
 記曰不從令者死於律擅興千人者誅蓋自古失御臣
 之道使其陵上召亂而後患有不勝言者多必繇此然

則法令不可不嚴而人主不可不察也臣伏觀去年三
 月六日陛下登極赦書應緣邊州郡仰長吏巡檢使臣
 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靜守疆場勿令
 騷擾命令既下邊境之上風塵頓息蕃夷之情感服面
 內當此之時知太原府呂惠卿輒於四月中旬被受赦
 敕之後連遣部將折克行訾虎相次以數萬人入西界
 討蕩所得首級皆是淺邊老弱虛夸以為功而官軍人
 騎死傷甚眾未幾西人復讎以五月犯塞疆臣戰沒士
 卒陷亡臣以為勞師動眾奏功不實以至結怨外夷猶
 未足論也而其公違詔敕擅出師旅實無人臣之禮則
 其罪不可以不治謹按惠卿遭遇暴起初不以道幸嘗
 備位執政不深惟大義報國乃欲造非常之功圖再進

用且邊陲本自無事又陛下新卽位銜恤謹始豈違用武故上循祖宗以來踐阼故事加惠邊圉禁相侵擾丁甯戒諭所以休息軍民慰安夷夏詔號宣布明若日月可謂至恩盛德人情孰不欣戴而惠卿以前兩府居帥守之任所宜與國家同休戚將順至意以鎮方面乃敢用貪功幸進之志爲此亂階夫違棄制命虧臣子之道其罪一也當陛下諒陰之中謀動干戈其罪二也受神宗遺詔未踰月而忘哀疚之情覬幸功賞爲大不忠其罪三也致新天子命令失信于四夷其罪四也開外夷之隙至今警備未得安靜其罪五也夫惠卿天下知其爲姦人也方命擅兵天下之大惡也臣恐防微杜漸朝廷不當涵養而不慮也昔漢之王恢欲微一時之幸于

匈奴故爲馬邑之役孝武許之是恢欲奉詔以從事也然後以謀出于恢故下吏不赦使恢自殺馮奉世出使外域以便宜擊莎車立功萬里終以擅命不侯蓋古之人御將審兵法義如此若惠卿則非如恢之請命也又非如奉世之止于擅命也被新詔敕禁約甚明而廢格不顧是叛命者也方陛下嗣政之始以威福信義懷甯天下之時而第一命爲强悍之臣叛逆而不從欲朝廷無所誅詰上下不敢誰何臣知陛下異日有大政令將不足以號天下而信四夷姦臣之逆命心輕國憲者將接跡而動矣臣位中執法職在糾治姦慝伏請以臣章付外議正惠卿罪狀考古之義依律處分以申大公之法爲姦雄之戒貼黃稱強臣廢詔出兵則何事不可爲

也伏望深察只于樞密院契勘見得出兵月日在三月六日赦令約束之後虧損國威失外夷之信不可不行誅竄又稱臣聞惠卿在赦前曾有管勾麟府軍馬張之諫陳說出兵不便惠卿怒其異議奏黜之諫于是部將恐懼既而三月六日赦救繼到又有折克行引赦書指揮申說而惠卿不聽使克行等於四月十七日并十九日入界又稱或謂惠卿恐于赦後曾有奏稟臣以為不然蓋三月六日赦計程到太原當在中旬間而出兵在四月十七日則必非奏請得旨而後行也借如曾有奏請亦是違敕如許之出兵亦止是三省樞密院經歷去處不合依從施行而于惠卿擅興之罪不繫奏聞皆無所逃也又稱惠卿自以罪大必將有禍遽然託疾颺去

力求宮觀差遣意謂朝廷雖有行遣不過如此故先自處置此足以見其姦猾今陛下若謂惠卿已是閒局有所寬貸乃是正中其計則朝廷法不復可振而悖慢之臣無復忌憚非國家之福也又稱惠卿自罷執政日夜規圖再用謂非造奇功則不可以復得兩府故逢迎朝廷專意邊事陝西已然之禍更不復論自初至河東即為將士分番之制變亂戍守舊法故兵制大壞邊備浸弱調麟府兵民遠出以耕塞外從來兩界不耕之田虛內以營外坐困三州虛張所入欺謾朝廷又稱惠卿天資凶險其辯詐如少正卯其姦邪如盧杞始自小官附王安石進用事安石有父師之契一日當權遂與安石為死讎起鄭俠之獄以廢逐安石弟安國平時與安石

以利相市以私相求及黜知陳州乃盡以安石所通書
簡繳奏上以傾安石棄理背義天下賤之兄弟前後于
淮浙怙勢殖產脅州縣其事非一四海所共知今來違
敕起兵一事尤駭羣聽實見無君亂常之心伏望早賜
誅竄以快中外之憤 左司諫王巖叟言臣伏以人臣
之罪莫重于違君命以貪功莫深于開邊隙以遺患有
一于茲法所不赦準元豐八年三月六日陛下登極赦
書應緣邊州府仰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
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勿令騷擾陛
下所以謹始防微之心可謂深矣可謂遠矣伏見前知
太原府呂惠卿立心悖逆輕易朝廷當年四月內故違
赦書兩次擅發兵入西界三角川聚星泊以來肆意討

蕩致西人五月間復以千五百餘騎犯葭蘆寨供奉官
王英爲之戰死惠卿爲國生事結怨連禍甚明西人性
重報復旣邊隙一開豈獨王英一死而可已後日之患
將源源而來矣此首惡之人所以不可不誅也按惠卿
陰讒狡猾具足小人之材凶險姦回兼備羣邪之惡昔
爲參知政事竊弄威權震懾天下公行欺罔人莫敢言
賈下之怨歸于朝廷幸先帝明照其姦早加斥遠不得
久居中用事不然善人無類而生民塗炭矣其天資殘
忍而好貪躁輕而喜動雖處於外亦未嘗少務安靜以
生靈之患國家之憂爲卹所以果于違命而不懼敢于
擅興而無憚方先帝升遐臣子宜哀戚之際而猖狂于
弄兵大不孝也方陛下登極大臣宜惴懼之時而驕恣

于犯令大不忠也使朝廷不知則已知而不正典刑何以行命令何以嚴法守何以折姦雄之心而消變于未兆伏惟陛下卽位赦書非常赦比四夷之心固將信而倚之以自安始踰月而方面大臣首不奉詔罪豈可赦使陛下卽位之初失信于夷狄者惠卿也陛下今一不治他日邊臣有引惠卿爲辭而擅興逞志者陛下何以責此不可不思也使惠卿有功且不可恕況其無功使當常時且不可容況在初政伏望陛下奮獨斷之威正大姦之罪以令四方先王謂刑一人而天下服者若惠卿其人也惟陛下勿疑以明國憲之不可亂社稷幸甚

右司諫蘇轍言臣聞以堯爲君而舜爲之繼四凶之惡不得而容以武王爲父而成王爲子管蔡之罪不得

而赦何者凶德貫盈邪黨蕃熾用之足以熒惑當世存之足以遺患將來是以聖人下爲百姓遠慮後爲子孫深憂逐而去之靡有疑志今皇帝陛下富于春秋諒陰不言太皇太后陛下委任大臣政出房闈而存養元惡隱忍不誅人知後患懼者甚眾臣近曾奏言呂惠卿稟性凶邪罪惡山積自熙甯以來所爲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法皆出于惠卿之手至于輕用甲兵興造大獄凡害民蠹國之事皆惠卿發其端故近歲姦邪惠卿稱首臣于前奏論之稍悉然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惟朝廷近日掃除羣慝如吳居厚蹇周輔呂嘉問宋用臣等皆以一事悞國卽加流竄今惠卿兼有眾惡自知罪大托疾求閑而朝廷因亦不問臣恐國之政刑從此大廢今

中外士大夫見惠卿獨得不誅皆謂言事之官有畏強
凌弱之心執政大臣有吐剛茹柔之意朝廷用法不平
掇拾蜂螳脫遺鯨鯢貽患後人取笑千古因此羣惡小
醜已得罪者亦皆不服伏惟二聖臨御至公如天地至
明如日月其於用法不應如此臣愚竊料聖意必謂方
今弊事略除羣枉消退惠卿既領宮觀不足復誅故稍
加闊略以安反側臣退復思慮終謂不然惠卿姦人之
雄用意不淺無病而去有伺隙之心使之一旦復攝尺
寸之柄必致天下之患若不以時放棄深折姦謀臣恐
朝廷未得安枕而卧也伏乞檢臣前奏付外施行埃元
惡已除然後洗滌瑕疵以安中外不爲晚也臣不勝憂
國愛君之切不顧死亡以犯凶人惟陛下裁幸 右正

言王覲言

覲言不得其時附摯轍言後

臣聞自古中國有以致外夷

之患者其端固不一也然大要多因守邊之臣貪功生
事而侵擾之積以成釁其禍乃深故漢武帝用王恢聶
壹之言絕匈奴之好以興馬邑之師已而無利其後連
兵不解者數十年唐明皇因孫誨趙惠琮之謀背吐蕃
之請以有青海之戰初雖一捷其後官軍陷沒者數萬
人如武帝明皇可謂英睿之主矣然一爲邊吏所誤渝
盟爽信以快一時使生靈肝腦塗地財殫力竭爲後世
笑可不爲之痛惜哉故爲國深慮若貪功生事之邊吏
置之法而無赦則庶幾得所以懷外夷安邊境之道也
臣伏見資政殿大學士呂惠卿前知太原府於元豐八
年違敕差折克行等於四月十七日入西界三角川以

來討蕩及差第一將訾虎於四月十九日入西界聚星泊以來討蕩第二將及麟府州蕃漢士卒及添差之兵無慮二萬人騎故結繫于彼而我之士卒陣亡及傷而見姓名者數百人隨軍子弟不與焉支過賞功及陣亡輕重賜銀絹二萬餘匹兩犒設及其餘錢糧又數萬計致西人卻于五月中引千餘騎犯邊至葭蘆寨供奉官王英以戰死兵士陷沒者六十餘人自是惠卿內懷憂恐作守備于極邊難得水草之地添屯兵馬虛費極多臣訪聞惠卿出兵之時邊境本自安靖徒以元豐八年曾有朝旨倏往忽來爲擾耕之計惠卿緣此于去年春間面諭諸將及遣邊官諷沿邊將佐甲乙出兵蓋欲事成則功歸于己不成則罪在將佐而已故管勾麟府路

兵馬公事張之諫不肯隨順申請惠卿挾怒奏黜人咸冤之未出之間三月六日登極大赦既到折克行以赦書指揮不得侵擾外界未肯出兵惠卿不聽故克行等乃以四月十七日十九日入界臣伏讀三月六日赦書應緣邊州府仰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勿令侵擾此朝廷之美政陛下之盛德也凡州郡赦書初到之日集官吏軍民而宣讀焉聖恩深厚孰不咨嗟四夷傳聞當亦感泣蓋皇帝陛下卽位之始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以神宗新棄天下聖心悲哀豈遑武事故須慰安外夷休養兵民俾兵民安土而無荷戈之憂外夷歸心而無擾邊之患然後可以見中國禮義之舉可以申聖孝亮陰

之情也而惠卿志不在衷心輕赦赦僥倖功賞妄興師
徒使朝廷內則致疑於兵民外則失信於外夷虧損國
體蠹傷聖政皆惠卿之由也臣檢會本朝自建隆以來
南郊等赦並無前項不得侵擾外界等指揮惟太宗眞
宗仁宗英宗神宗登極大赦戒赦邊吏與去年三月六
日赦文正同于此既有以見祖宗謹始之先務又有以
知陛下承祧之深意也是則于國家之體所繫豈輕哉
凡厥邊臣敢不恭命惠卿嘗爲執政方握帥權朝廷禮
遇不爲不優國家委寄不爲不重所當將順聖德彈壓
邊陲若提封之內敢或違敕弄兵輒侵外境自當決行
軍法以嚴天子之命以爲邊吏之戒安可自爲亂階身
犯詔禁渙汗之號方悅于羣情無名之兵已駭于眾聽

如此則吏民豈復以赦書爲可信夷狄豈復以中國爲
可親四方豈復以朝廷爲可尊後世豈復以祖宗爲可
法陛下以惠卿之罪爲微邪以惠卿之惡爲可恕邪以
惠卿之罪爲微則自古以來廢詔逞兵戕民辱國者皆
小罪也以惠卿之惡爲可恕則自今以往欺君罔上壞
法亂常者皆可恕矣或謂惠卿雖無遵用赦書之意亦
豈敢更不奏請而遠出兵哉請不請固非臣之所知而
其爲罪惡則均也使惠卿不復請而遂出兵則是直廢
赦赦無人臣之禮罪不容誅若引赦爲說而有請焉亦
不過張大出兵之利以欺罔朝廷以邊帥之請而信之
不疑則適足以致非禮之舉失信之過盡歸朝廷也爲
臣不忠孰甚于此伏望朝廷察惠卿妄興師旅違聖孝

之情廢格赦救無人臣之意開異日邊鄙之患僥倖功賞志不在哀內致疑于兵民外失信于外夷虧損國體蠹傷聖政早行誅竄以為天下後世不孝之戒又言臣今來竊聞惠卿出兵之前曾有奏請伏慮朝廷為其有奏請而薄其罪臣請畢其說惠卿之罪在廢赦出兵不在奏不奏也奏而廢赦其罪重輕相去無幾惠卿奏請之意臣固不得而盡知然臣竊料之其說有二而已其一不過謂元豐中曾有詔旨為擾耕之計妄云與赦救兩不相妨而可以出師則是惠卿引前詔以惑朝廷而乞廢赦也其二不過但以師期來請而不及赦則是惠卿心輕赦救而直廢赦也引赦與不及赦異其廢赦則均也朝廷不允其請乃是惠卿欺罔之計不得行而已

朝廷允其請乃是惠卿欺罔之計得行而已欺罔之計得行與不得行雖異其為欺罔則一也臣竊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之初首宣赦救欲以著大信于外夷申大戒于邊吏也乃因惠卿一舉而壞之本朝自太宗以來登極大赦指揮不得侵擾外界六世所共守也乃至惠卿一朝而廢之陛下謂惠卿之罪猶在可恕乎其所以為罪豈在奏與不奏之間乎 監察御史韓川孫升左正言朱光庭奏伏聞蔣之奇自權發遣運江淮忽除天章閣待制知潭州之奇小人不足以當斯任伏望寢罷以協公議御批蔣之奇除待制知潭州告可只今進入如已發出即卻行勾收三省進呈罷之政目八日罷之奇待制潭州指揮元 右司員外郎文及為衛尉指揮在五月二十六日

少卿從其父彥博請也

政日在初四日今從實錄

左司諫王巖叟

言臣上章言執政差除文及韓宗師有私意後契勘得不出于宰相特出于中書侍郎張瑑雖左丞清臣右丞大防皆可責然主意者瑑也所以外議罪瑑為深幸陛下至明自見其失因二老之請而罷之中外之人無不竦服陛下聖斷若知恥畏義便合待罪自引而頑然不以為非有慢上之心臣又言除王存帶樞密直學士不當瑑與存親亦出于私尤為著見竊聞陛下批降聖旨問其所以臣不知作何對陛下料別無道理可言不過說資任高年月久又不過妄引體例要之皆非也今來敕旨只令帶舊職則一切浮辭都不可用此事只一句可了畢竟樞密直學士不是王存曾帶之舊職盡是妄

生議論以塞聖問緣今來敕旨只令帶舊職而已非舊職則不合說及陛下至明白可以見不待臣言明知其非而不行改正則今後權臣安于為私而無憚矣知陛下容之也臣有言責不敢不爭瑑之舞姦權弄威福以賣朝廷者如此此非可以為大臣持國柄積日累久惟有損于朝廷殊無益于陛下臣為諫官坐觀害政之人在廟朝豈可不言然非臣嫉之也天下公議之所嫉也臣特以天下之心告陛下耳願陛下以公議為卹早賜罷黜以幸天下

乙未光祿少卿趙令鑠言自來宮闈令當出神主參畢升殿其光祿閱視之官亦合先行參神之禮下部請光祿卿凡祠事豫升壇殿點視實設禮料依宮闈令先行

致恭再拜然後升壇陳設從之

戊戌詔自今職事官帶學士待制者隨駕其不帶職合

隨駕者仍舊 又詔知軍州路分兵官州鈐轄兼將並

理本差遣到任年月日為任其按試將兵自依將官年

月法 又詔罷制造京城樓櫓 詔自今科場程試毋

得引用字說從殿中侍御史林旦言也 十二年十二月

左正言朱光庭言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乞重行

黜責詔誠一特責授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許於本處

居住 五月十八日責授客省使太平觀 右司諫蘇轍

言臣竊見唐命尚書郎常選用文行政事之臣以分總

庶務神宗皇帝始復唐室舊制其于用人最號重惜今

陛下臨御一新庶政朝多清流貪殘之人不當復置省

闔謹按金部員外郎呂和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惇所薦

和卿始以奏補入仕賦性愚駭方其歷任未成考第而

惇稱其所至有聲當時士人無不竊笑其後與惠卿共

建手實簿法惠卿方任執政使和卿上言而惠卿力行

之其法以根括民產不遺毫髮為本以獎用儉險許令

告許為要估計家產下至椽瓦抄劄畜產不遺雞豚天

下騷然如被兵火紙筆踊貴鞭笞恣行然其為術迂疎

卒不能得民要領先帝知其不可遽寢不行近日蹇周

輔以賣鹽得罪吳居厚以權鐵蒙責呂嘉問以市易被

逐宋用臣以導洛遠徙至于蹇序辰郝直之流一里其

間皆不逃譴而和卿首為簿法害民之多過于鹽鐵等

事獨安然不問竊據郎曹質之公議實失邦憲兼之頃

任考功日其兄温卿任秦鳳提刑明知添支米麥不許
 割移他處和卿私利西邊軍食價高割就温卿本任作
 弟姓名字請領虧損邊計以益其私蓋其兄弟貪冒無
 恥從來如此雖事在赦前而竊據清要公議不允伏乞
 朝廷重行黜責使清濁稍分以警在位詔和卿權知台
 州衛尉少卿陳侗知陝州侗出守必有故當考初八日文及已除少衛尉
 知濟州朝請郎段繼隆特勒停權知開封府蔡京特罰
 金二十斤繼隆坐妄冒奏薦恩澤而京失根治也孫升蘇轍
呂陶奏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見中書侍郎張璪天
已見前資傾邪不知忠義立朝行已阿諛柔佞明附儉人無自
 立之節其始進也以邪說奉王安石其稍進也以姦謀
 附呂惠卿其後隨王珪詔蔡確黨章惇數人之性雖不

同而璪能探情變節左右隨合各得其歡心自陛下更
 置大臣登用舊相以圖政事中外皆謂璪不能容于其
 間矣既而詭情偽行俯仰潤人又復安身藏跡如此之
 久陛下察璪節行尙可使列大臣邪無乃為朝廷累哉
 蓋非徒無廉隅苟祿而已也乃于緩急投隙伺便營私
 作過近日差除多負公議見文彥博韓維進拜於五月
 初乘兩宰相未謝之時引文及為都司韓宗師直秘閣
 以迎悅之賴彥博并維兄絳力辭而止近制六曹尙書
 至諫議以上限年帶學士待制之職此事徒亂官職無
 益政體其議專出于璪蓋上既有以結其同列而下又
 以此悅于眾人其中如王存樞密直學士尤無義說存
 璪之婚姻家也存昨再任開封曾進此職存當時辭免

而罷近制指揮本為職名之舊曾帶者則還之存雖除而不受則不得為舊帶職不知以何名今復之燥自以得罪於天下懼不得留於朝所以盜弄名器自施恩以結援助臣載惟人主以至誠遇大臣苟得同心協德之人則可以舉國聽之委任責成而已乃若懷貳徇私則雖聖明在上安能事事防禦之哉臣向者上殿兩曾論奏燥之姦邪臣恭聞聖意以謂曾經受遣未有顯過不欲傷恩臣是以久未論列今燥過有顯狀士論所疾伏望速賜睿斷罷燥責任以清朝路以副公議

元祐元年六月十二日

己亥禮部言近制尚書侍郎除改別曹免入謝郎官亦當免從之 蘇軾言乞應坊場河渡免役量添酒等錢

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接送僱人及應緣衙前役人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即申本路于別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即申戶部于別路移用其有餘去處不得為見有餘錢額外支破其不足去處亦不得為見不足將合召募人卻行差撥從之 左司諫王巖叟言新制諸州軍通判每年許舉選人一名幕職州縣官改官判司簿尉充縣令間舉然郡府有小大不可無等殺請分州軍為三等十邑已上歲舉三人改官職官令各一五邑已上歲二人令一改官職官互舉一人五邑已下如新制無邑者不舉從之內兩員通判者分舉

新舊錄但稱有司按王巖

叟奏議前後皆從巖叟建請今明著其實前請見四月三日

殿中侍御史林旦言

伏以內朝之有侍從省曹之有長貳非學行論議材識

聞望足以羽儀朝廷冠冕士類何可以妄處茲選也竊見刑部侍郎崔台符人物凡猥資性狡佞本以諸科挾法令而進熙甯中王安石破律改條變易輕重台符附會新意因得進用其後議建大理獄擢諫議大夫首冒卿選先皇帝折獄平刑未嘗專任己意故一切付之理官庶得其情而後決也台符既豫獄議遂當付倚不能平心奉承德音而乃陰肆姦利謀結權倖方是時石得一以探報爲事每坐獄者台符必迎伺其意之所在鍛鍊吹折遷就其言而成之舞文罔陷多失本情昨來初建六官執政私之又玷刑曹之任士望物論於今不平近者朝廷深悼得一探報之冤都城刑獄之濫已罷官局取索公案看詳敘理冤抑之獲伸者眾矣則前後理

官上下其手於其間者他日必有行遣台符實爲首惡曾不引退尙敢安然據其職任恐非所以慰安士民之望也伏乞睿明先次罷台符本職且與一外任閒慢差遣令別聽指揮更選清通忠恕之士典領刑曹以副陛下寬大矜恤之意

庚子刑部侍郎崔台符知潞州

福建提點刑獄喻陟

薦前安州司戶參軍陳烈行誼詔以烈名在仕版自仁祖嘗以學官命之而棲遲衡門不起宜從其所尙特授宣德郎致仕 詔吏部重修簡要選法以聞 又詔雜

役配軍諸路州軍並配本州牢城在京者元配廣南分配東西審務三千里者配車營務二千里者分配廣固指揮自今犯杖以上罪並依元犯配行 蘇軾言逐處

色役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借如盜賊多處以
弓手耆長為重稅務難催處以戶長為重土人不嫻書
算處以曹司為重難以限定等第一槩立法若衙前招
募得足即須將以次重役于第一等戶內差撥請諸處
色役委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相度立定本處色役
輕重高下次第以最重役從上差撥從之 詔學士除
尚書學士待制除侍郎並許帶職中丞給舍諫議更不
帶待制若除他官及外官者侍郎至諫議並換待制尚
書換直學士即進擢責降者勿用此例前降中丞侍郎
給舍諫議一年加待制尚書二年加直學士指揮勿行
從王巖叟之言也 巖叟言附三月二十八日 門下侍郎司馬光言
臣於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會上言乞並罷將官其逐州

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處差
使其州縣長吏所給白直皆如嘉祐編敕以前之數臣
自上此文字後來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見近歲諸處
多闕雨澤盜賊頗多州縣全無武備長吏侍衛單寡禁
軍盡屬將官多與長吏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苟有
如李順王倫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
之變豈不為朝廷旰食之憂邪王者制治于未亂保邦
于未危豈可以恃太平之久謂必無此等事邪又自祖
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往緣邊及諸路屯駐駐
泊蓋欲使之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鬪習山川自置將官
以來苟非有所征討全將起發與將官偕行外其餘常
在本營不復分番屯駐駐泊飽食安坐養成驕惰之性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一十九
歲月滋久恐難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準備差遣
指使之類一二十人而諸州總管鈐轄都監監押員數
亦如舊計官重複虛費廩祿凡將官之設有害無利天
下曉軍政者莫不知之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盡罷
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
監押等管轄一如未置將官已前之法其諸軍兵馬全
少不足守禦之處量與立額招添其守禦有備而寇賊
之發不能式遏或棄城逃避或率吏民迎賊或斂民財
賂賊雖責之以死彼亦甘心今平時騶從且不能備一
旦寇至責以死節不亦難哉 右諫議大夫孫覺言將
兵之禁宜可少解而責之所在守臣與州郡兵官可乘
此時令所在廣行召募稍補前日之額循祖宗之法使

屯駐三邊及川廣福建諸道州軍往來道路足以習勞
苦南北番屯足以均其勞佚詔陝西河東廣南將兵不
輪戍他路河北輪近裏一將赴河東界諸路隊將與不
隸將兵並更互差發出戍別路赴三路者差全將或半
將餘路聽全指揮分差仍不過半將如本路州軍闕人
安撫鈐轄司相度合銷人數移那亦不得過半將具軍
分人數申樞密院半年一替因出戍別路而住營處闕
人者本路安撫鈐轄司那移應副不足即奏取旨東南
川峽關人路分樞密院相度添戍兵諸路將副在州駐
劄不係路分兵官知州并州鈐轄兼充者並差將官一
員兼本州都監卻減罷本處鈐轄一員止一員者不減
其本單將駐劄處勿復差兼

舊錄云時光等雖欲盡罷諸路將官以壞神考兵制

刑部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九
而樞密院難之新錄辨曰實錄直書時事廢興罷諸路
將官壞兵制樞密院難之皆無所稽考刪去二十二字
按司馬光及孫覺所建請雖略施行而將官訖不罷則
樞密院當時必有議論要當具載曲折乃為詳盡新錄
但因舊文稍加刪削殊未安也當考
右司諫蘇轍言青苗之害民朝廷
之所患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朝廷眷
眷于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向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
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為善矣然以臣
觀之無知之民急于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
不能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
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
令曉事吏民畏服者例不復散其闒于事情為吏民所
制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猾吏得依法為姦監
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既已病之矣今朝

廷復修夏料納錢減半出息之法此雖虛號減息而使
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仍在求利雖有良縣令臣恐
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甯以來吏行
青苗皆請重祿而行重法受賅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
給納之際猶通行問遺不能盡禁今吏祿已除重法亦
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
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別下詔旨天下青苗
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frame.

朝藏書



